



水冥音的作品集

筆名：水冥音

真實姓名：蔡羽涵

文字創作經歷

- 主編刊物《逐光者》，自 2017 年開始編撰，採訪過作家、遊戲工作室、廣播劇團等人。
- 2017 年第三屆塔塔夏小說比賽銀賞
- 2016 年夏季極光小說新人賞金賞
- 2012 年全國視障閱讀心得比賽首獎
- 2012 年嘉義市青年節徵文比賽新詩組第三名

短篇小說
〈星光與薔薇〉

寂寞發起病來真的很要人命。

夜色漸深，城市裡燈火通明，主線道上車輛眾多、交通壅塞，路上行人紛紛朝人行紅磚道上擠去，深怕一不小心掉下來與萬頭攢動的機車來個親密接觸。路邊商家紛紛打開展示窗的橙色燈光，讓原本略微昏暗的騎樓頓時亮了起來，吸引著過路人的目光。

梁心茗穿著深藍色套裝和同色系的高跟包鞋，在走過一家麵包店後，轉進麵包店旁的陰暗巷子。

從巷口望進去，會發現有一家店外面放置著木製看板，圓餅般小巧的招牌橫亙在巷弄裡，讓人無法看清裡頭賣些什麼，招牌溫柔的燈光灑在巷道上，地上水坑反射微光。

她低頭看了眼左手腕上的銀錶，隨即抬頭盯著那個圓餅招牌沉思。

良久，她舉步走回人來人往的街道。

※

凌晨十二點，送走一組客人後，李騰鬆口氣，走出櫃台拿著抹布清理方才客人做的位置。

這裡是 **GB.ZERO** 咖啡店，是家專賣單品咖啡與其他咖啡品項的小店，其中也包含販賣自家烘焙的咖啡豆，店址位於巷子內且店面不大。

李騰將咖啡杯放入水槽中，掃了一眼室內。

以黑白兩色為主的裝潢風格搭上木頭色的桌椅，客人一推開木門，映入眼簾的便是四張方桌，再往後就是沿著吧檯擺放的數張高腳椅，通過高腳椅後狹小的走道，最後面才是專門擺放咖啡相關書籍和自烘咖啡豆的展示架，而這便是這家店數年來一直不變的風格。

播放著音樂的音響突然沒了音樂。

他將洗好的杯子放到一旁倒扣，從容的走到櫃台旁放置的筆電前更換曲目。

怎樣的音樂，適合凌晨的咖啡店？

掛在木門上的鈴鐺突然響起，李騰趕忙抬頭招呼，聲未至目光就先對上，頓時訝異的張大嘴巴。

「這裡……不放音樂的嗎？」

背著粉色側背包，深藍色西裝下是潔白的短版襯衫，搭配窄裙相當好看，眼前的女子穿著深棕色的絲襪，腳下踩著包鞋，關上門後緩步走到吧檯前。

她留著一頭烏黑的長髮，可能是一路走過來的所以被風吹得有些凌亂。長過眉毛的瀏海被她隨性撥到左邊，露出畫得很美的柳眉和炯炯有神的黑眸，朱唇勾起懾人心魄的微笑，恰到好處的為兩人的開場做起頭。

「音樂剛好停下來，不好意思，我正要換歌……」李騰回以禮貌的微笑，滑鼠停在 **youtube** 的搜尋鍵上，靈光一閃，「客人想聽什麼呢？」

女子愣了一下，「想聽什麼嗎？那就……王菲的匆匆那年，可以吧？」

「當然。」

掛在天花板上的音響緩緩流瀉出前奏，李騰將盛好茶水的廣口杯遞給女子，狐疑的開口。

「客人，這樣問或許有點冒昧……我們見過面嗎？」

貌美如花的女客人他見得不少，但也不是每個他都會這樣問，單純是因為他對這個女子的印象太過深刻，卻忘了在哪見過面。

女子嫣然一笑，擦了淡藍色指甲油的指甲輕輕劃過帶有微微木香的吧檯，端起水杯。

「我叫梁心茗，你有印象的應該是這個。」

「梁心茗……啊，妳該不會是……？」李騰驚訝得瞪圓雙眼。

「沒錯，我是預定下週要跟你見面的相親對象，梁心茗。」

李騰今年三十四歲，在這裡工作大概十年左右。近年來父母催婚催得急，他心一橫直接跟父母擺明要單身一輩子，沒想到父母變本加厲，這幾個月來不停丟相親的相關資料給他看，硬是要他挑幾個試試。

其實他並非不婚族。只是，他想結婚的對象早就離開他身邊，甚至成為他無法碰觸的存在——那個人結婚了。

簡直無從挽回對方的心。

他理解那個人為何要離開，也釋懷的參加了那個人的婚禮，但心裡被揭開的瘡疤卻始終無法癒合。這幾年來一直如此，讓他連放下的勇氣、接納下一份愛的

信心都一併失去。

而這個女人正是他依然沉浸在悲戀的苦痛時，父母硬塞給他的相親對象之一。

那些基本資料他都看過了，是很普通的公司上班族，年薪不錯且家境小康，其他的他倒是沒怎麼注意，反正遲早會拒絕對方，用不著仔細閱讀。

沒想到這個女人居然主動找上門來。

「梁小姐妳好。」迅速反應過來的李騰恢復職業性笑容，將 menu 放在擅自坐到吧檯的梁心茗面前，「今天要點些什麼？」

梁心茗把眼前黑色的本子打開，略帶猶豫地看了一會兒。

「……你這裡不賣含酒精類的咖啡嗎？」等頁數見底後，她含蓄地開口問道，一雙大眼睛烏溜溜的盯著李騰看。

「如果妳想喝含酒的咖啡，我可以特別幫妳做，但材料只夠做愛爾蘭咖啡。」

「那算了，今天就不喝酒吧。」梁心茗把本子闔上推給李騰，「就做你最推薦的咖啡可以嗎？」

那是什麼意思？李騰笑著收起本子，困惑浮上心頭。

他總覺得這女人想試探些什麼。雖然一個預定好的相親對象跑來作客，本身就是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而且抱持著遲早要拒絕對方的想法為對方服務，心裡總是不太爽快。

尤其對方比起咖啡，好像更愛喝酒的樣子。

「單品咖啡接受嗎？」李騰望著吧檯旁放置的幾包用白色密封袋裝起來的咖啡豆，盤手沉思，順勢瞥了一眼梁心茗。

「當然可以。別小看我的味覺，我不愛咖啡，但還是略有研究的。」對方臉上笑意更深了，她用那纖細的手指整理好長髮，優雅的姿態仿若一隻鋼琴上的貓。

「真不愧是梁小姐。」李騰略帶敷衍的回應，拿了包咖啡豆便開始手沖的作業。

磨豆、聞香、燒熱水，李騰每一個動作都極為流暢，他從容的從吧檯上架拿下深黑色的濾杯和下壺，把濾紙小心翼翼折好放入濾杯後，再整組放上方便顧客觀看沖泡動作的木台，透過下壺的玻璃，看得到梁心茗興致勃勃的雙眼。

「如果我沒記錯……你在這裡工作很久了？這邊原本是跟別人合開的對吧？」梁心茗開口打破沉默，目光追隨著李騰的身影流轉。

「是的……不過合夥人前幾年離職，現在除了工讀生，就只有我自己在工作。」李騰把咖啡粉倒入濾杯中，臉上的微笑不知不覺變淡了，專注手邊工作的他一向面無表情。

用溫度計確認銅金色宮廷式手沖壺裡的熱水達到自己需要的溫度後，李騰向梁心茗頷首，示意她稍後再跟他聊天。

雖然很想說話，但梁心茗還是很有自知之明的閉上嘴，靜靜看李騰工作。

熱水的蒸氣化成煙冉冉向上，李騰雙手穩穩握住銅壺把柄，一雙修長美型的雙眼微微眯起，隨著流水傾倒出壺中的細線移動。水流細小而穩定，先畫圓潤濕咖啡粉，以不翻攪細粉為前提堆出淺棕色的水泡，接著等待數十秒。第二次倒水時，拿捏著最適當的水量澆在悶蒸過的咖啡粉上，一圈又一圈任由熱水淹過細粉。再次停下後等待數秒，最後以較大的水流稀釋味道。

三次沖煮，帶出專屬咖啡的香味，悄悄的擴散到店內每一個角落，梁心茗驚覺時已溫香滿室。

有客人讚道，看李騰手沖就像在享受一場嗅覺的饗宴。

「微微特南果，暗夜星光。」李騰放下手沖壺，這時才露出笑容，將高溫的咖啡倒入純白的咖啡杯裡，黑白相混後卻依然分明。

「謝謝。」梁心茗接過溫熱的咖啡杯，輕嗅著，「微微特南果，是瓜地馬拉的豆子吧？」

李騰點頭代替回應，將餘熱的殘渣丟棄後，稍微整理了下吧檯。

「為什麼會推薦這支豆子呢？」梁心茗啜飲一小口，並未說出自己嘗到的口感，反而意有所指的拋出疑問。

李騰躊躇半晌，琢磨著該怎麼向對方回應。

身為常被詢問咖啡相關知識的他，習慣拿捏對方的水平跟接受程度再回答，像這類回答不外乎喜歡這支豆子的口感、對焙度相當有信心等等。可是面對梁心茗這位身分特殊的女子，他總覺得應該說出自己喜愛這支豆子的真正原因。

至少要讓她了解，自己對這支豆子的執著。

「既然梁小姐知道微微特南果位於瓜地馬拉，那麼也應該曉得微微特南果比起一般瓜地馬拉的咖啡豆，風味較為不同的原因嗎？」李騰又從架上拿了個咖啡杯下來，逕自為自己倒了一杯。

「我沒有那麼厲害。」

「咖啡豆的風味除了會被品種、濕度影響，土壤也是改變風味的主因。瓜地馬拉遍布較多火山土壤，而微微特南果這個地區則是沙質石灰土，因為如此，微微特南果的咖啡嚐起來層次有更多變化，堅果清香和果酸也較為明顯。」

「所以？」

「這款豆子以酸甜感見長，其中尤以果酸為主。酸中帶甜，具有橘皮清香、紅葡萄柚、覆盆子、檸檬以及葡萄酒的果酸味，初嘗時清香入口，各色酸感交疊在舌尖，是我喜歡這支豆子的原因之一。其實要比酸感，還有其他豆子可以選，但是這支豆子在層次上的變化很對我的味。」

「這樣啊……」梁心茗低頭望著杯裡純淨的黑，一副受教了的樣子。

「第二個原因，是這種變化，就如同我那暗戀無果的時光。」

「嗯？」梁心茗的手微微一顫，驚愕地看著他。

彷彿在暗示對方念念不忘。

當李騰把純白的咖啡密封袋放到梁心茗面前時，她總算搞清楚李騰心裡的盤算。

「李騰，你想用這種方式提醒我我不想相親嗎？」她臉上又掛起魅惑人心的笑容，「話說到這，我似乎都還沒說明我來這裡的目的。」

李騰不置可否的默認梁心茗的猜測，讓梁心茗有點受到打擊。

「梁小姐習慣在正式見面以前先跟相親對象碰面嗎？」

「當然不是，憑我的條件有需要作賤到這種程度？我只對我有興趣、有好感的對象這麼做而已。」梁心茗伸出右手食指，在杯緣上輕輕畫圓，再度低頭，「我三十歲了，雖然身邊不乏追求者，但就是沒有適合我的對象……」

「梁小姐條件那麼好，想必對另一半的要求也很高。」

「才不呢。我對另一半的經濟、長相各方面都不挑，只是精神層面跟個性我比較要求而已。」梁心茗輕聲說著，話語間自信流露言表，「我看人一向很準，當然這套識人法則用在紙本資料上頂多有七成的準確率，所以我才會想先認識對方，好方便做確認。」

言下之意就是，李騰已經成為她的考慮對象了。

那也難怪聽到拒絕之辭時，她那麼震驚。

「梁小姐，我……」查覺自己應該更正式的委婉拒絕，李騰剛要說話就被搶去發言權。

「叫我心茗就好，我只想問你一件事——這份暗戀之情，你真的忘不掉嗎？那個人還在你心中，無論如何都走不出來嗎？」冷不防，梁心茗的目光與他對上，眼神銳利而沉著，又帶著隱隱微光。

走不出來嗎？

李騰心頭忽地一愣，茫然的垂首，雙眼看著水槽的水痕卻沒有對上焦。

走得出來嗎？

他跟他的過去。

從大學開始的這份友誼慢慢萌芽，逐漸茁壯成長為大樹的過程，幾乎陪著他走過十年有餘的時間，他捨不得的不止是自己等待的時光，更是那些回憶。

其實他很清楚，即使他重新去愛另一個人，那些過去依然會烙在心中不被遺忘。可是他就是做不到放下，歷經苦澀酸甜的他沒有力氣再這樣去愛另一個人，他對那個人的回憶已經習慣到連呼吸都想著對方。

這其實是很可怕的事情，何況他還待在兩人共同相處過的空間裡。

沒錯，李騰不認為自己逃得了回憶的折磨，他最喜愛的咖啡甚至也與那個人緊緊相連。

「梁……心茗，你覺得寂寞可不可怕？」他沒頭沒腦的突然這麼問，讓梁心茗安靜等待答案的心莫名糾了起來。

「寂寞，當然可怕。」她一抿唇，眼神也跟著李騰飄遠，「正因如此，人才會想找個伴安歇。對我而言，寂寞可以讓我這輩子的努力化為泡影，我的所有都將無法與人分享……」

孤獨到心事只能悶著無法訴說，久了的確令人抓狂。

「我也是，我也認為寂寞很可怕，當我獨自一人待在這個咖啡店、獨自一人躺在床上，總會覺得這世界拋棄了我。」李騰溫婉一笑，把咖啡一飲而盡，「寂寞發起病來真的很要人命。可是，我卻寧可寂寞，也不願意再有人代替那個人的

位置。」

「為什麼？」

「暗夜星光。」他給了個很奇妙的答案。

「……因為你是黑夜，那個人為你帶來了滿天的星星，而星星不可能再有另外一種？」梁心茗接著把話說完，換來李騰滿意的點頭。

因為星星已經是全部，不會再有第二種星河嗎？

「月亮呢？你的黑夜，就不會有月亮？」梁心茗睜著大眼睛，困惑問道。

「這個……我倒是沒想過。」李騰坦然的說，對一個剛認識的女子談論如此個人的內心話，說實在他還是有點不習慣。

「是嗎？」梁心茗把咖啡乾掉，從容的從側背包拿出皮夾，「謝謝你今天的服務，雖然我有點失望……。既然你用一杯咖啡告訴我你的心意跟你的故事，那我應該也要表示一下心意，下週就換我用一杯酒告訴你我的一切好了。」

梁心茗不給李騰反應的時間，將三張百元鈔放到吧檯上，而後轉身走到門前，那張美麗的臉龐似乎多了點期待跟堅決。

「李騰，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試著當你的月亮。」

※

把店打烊回到租屋處後，李騰疲憊的倒在米色大床上，閉上雙眼。

梁心茗，這個本該是萍水相逢的女人，今晚卻攪動了他的思緒。

他還是會拒絕她的，像她那樣堅強、美麗又足具魅力的女性值得更好的男人陪伴，而不是他這個膽小鬼。

對，他就是個膽小鬼。他只敢躲在回憶裡重溫舊夢，一點都不想面對失去那個人的現實。那個他朝思暮想、十年來心心念念的正是與他共同開創咖啡事業的合夥人，甚至是個只愛女人的男人。

李騰自認不是同性戀，但大學時期初次見到那個人，他的魂就像被勾魂燈奪走一般，此生萬劫不復。

李騰從不後悔拉著那個人一起開創事業，對於過去親密到可以同床共枕的快樂和嬉鬧，他也很慶幸自己沒有告白，讓他現在回想起那些仍是最純真、美好的

事情。他不想用告白玷汙這段感情，因為他清楚那個人不會接受自己，所以選擇這種陪伴方式，希望可以一直到老。

可是他總要結婚的，關於這點即使他逃避再久，都得面對。

即使事先給自己做了無數的心理準備，在見到那個人的未婚妻時，他還是無可控制的失控了……。

「哪有失控？我還是有叫他發請帖給我啊……」李騰失笑，關了燈的房間變得很黑，窗外連一絲微光都沒有，唯有他的沙啞嗓音劃破寂靜。

硬是把自己關到咖啡店二樓的烘豆室死都不肯下來，那已經是他所能忍耐的最大極限——他怎樣都無法笑著跟他的未婚妻說話。

不可能的，回憶終究會褪色。

可是……

李騰翻了個身，隨手拉了個枕頭，頭就這樣直接埋進去。

※

來到跟梁心茗約好的餐館時，李騰頗感訝異。

難怪上次梁心茗說要用一杯酒回敬他，他來的這地方比起餐館，更像酒吧。

「還可以吧，我特地找了家純喝酒的酒吧，這時間應該吃完晚餐了？」梁心茗笑著推開酒吧的玻璃門，甫一進去，若有似無的煙味便瀰漫出來。

這間酒吧確實不如一般夜店吵雜，除了音樂偏爵士搖滾風格，最裏頭有個供演唱歌手表演的舞台之外，並沒有舞池，昏暗的燈光下可見數十位客人落坐在各處，低語交談著，右側的吧檯則是最明亮的地方，軌道式燈架照在吧檯後陳列的各式酒瓶上，兩個調酒師正忙著為客人調酒，低著頭認真工作。

「這個地方不錯。」李騰給予讚賞，環顧一下四周後便跟上梁心茗的腳步，到吧檯前坐下。

「我很喜歡這裡，所以自己就蠻常來的。」梁心茗揮手招呼吧檯內正在忙碌的一名身穿制服的男性調酒師，示意自己要點餐，「那麼就不噓寒問暖了，不好意思，照往例，麻煩來兩杯。」

梁心茗今天穿得比較休閒，上半身是一件薄襯衫搭藍色小外套，配了件白色

短裙，頭髮這次稍微整理過，綁成好看的公主髮型。她似乎跟調酒師很熟，禮貌性地跟調酒師寒暄幾句後便將高腳椅轉到李騰面前。

「你今天穿得很好看。」梁心茗打量著李騰，嘴角微勾，順手將側背包放到腿上。

「謝謝。」他很直接地收下讚美，畢竟相親再怎樣都算是個嚴肅的場合，穿著平時的咖啡店制服來這裡肯定格格不入，就特地從衣櫃裡翻出白色襯衫和純黑的皮褲搭配了。

其實李騰很清楚，自己長得頗帥——至少連他的心上人都這樣讚美過，只要多花點心思注意穿搭就肯定是模特兒的料。而這點讓他大學時期擁有大量的追求者，當然這之中也不乏男性，可惜那時早已被那個人吸引的他，無暇顧及身後深情款款注視自己的人。

額外加分的條件，對他而言反而是很多餘的東西。
因為長得再好看，那個人喜歡的始終不是自己……

「你在想什麼？」梁心茗唐突的插進李騰的思緒裡，好奇的睜圓雙眼，貼上假睫毛的眼睛又大又美。

「沒事，怎麼了嗎？」

「怎麼可能沒事……酒來了喔。」她竊笑著坐正身子，手指著吧檯上兩個雞尾酒杯，並將其中一杯推向李騰。

酒杯裡滿是玫瑰般鮮嫩的紅，上頭則倒了如雪般的奶蓋，在燈光下透出美麗的微光，閃爍著妖豔的色彩。

李騰小心翼翼的拿起杯子，輕啜一口。

「如何？」梁心茗看著李騰，期待的開口詢問，一手拿著酒杯等待評論。

她在期待什麼？

「很甜，上頭的奶蓋為下方的甜膩做了很適當的緩衝，些許酸味增添了這杯調酒的層次，讓味覺不僅僅是單一的甜感，嚥入喉中時還帶了點玫瑰花香。」

「猜得出裡頭加了什麼嗎？」

「說來慚愧，我只知道裡頭加了鮮奶油、蔓越莓汁和與玫瑰相關的糖漿。」李騰誠實的回答，露出苦笑，「妳呢？」

梁心茗的笑延伸到眼裡，她舉起酒杯在李騰面前輕晃。奶蓋緩緩轉動著，始終不與下方的酒液相混。

「這杯調酒，叫做雪薔薇。」她輕啟朱唇，「除了你剛剛說的以外，還有檸檬汁跟紅龍果以及玫瑰釀，基底則是琴酒。」

「我覺得這杯酒，就足以代表我一個人。」

「妳是說，玫瑰嗎？」李騰略帶猶豫的發出聲音，雙眼與梁心茗對視。

「不只喔。」對方笑出聲音來，而後將椅子轉回吧檯，凝視著酒杯，「我上班時呀，是個很成熟內斂的人，雪山之上有我的傲氣跟自信；而下班後我就是個開朗甜美的女人，喜歡品酒、逛街，正如玫瑰般美好，亦如莓果般甘甜。」

「這話自己說，不覺得害臊嗎？」李騰失笑，又喝了一口雪薔薇。

「哈哈，不然相親的時候應該講自己的缺點嗎？」

「的確，只是我認為這種話由我來講，似乎更完美一點。」

「你說得沒錯，假設我只是想透過這杯酒描述我自己，似乎由你來就可以了……」梁心茗莞爾，「你知道我認識你是在更早之前的事嗎，學長？」

學長？

「學長？所以提早跟我見面，不是因為那天妳說的原因？」李騰蹙起眉頭。

他的內心，頓時浮現出一個問號，和一個畫面。

月亮消失的夜裡，那個美麗的女孩拿著情書，羞澀地站在自己面前的畫面。

「是的。我認識你時，你大四，而我不過才大一。」她臉上的笑意漸漸消失，思緒回到過去，說話的聲音變得極為輕柔而緩慢，「我還記得自己是為了學調酒跑進社團的……結果參加第一堂社課後，我反而選了咖啡來學——只因為我看見你。你很帥、瀟灑、待人溫和且從不與人起衝突，也許一見鍾情很誇張……但用來形容我遇見你的心情再適當不過。整整一年我貪戀的都是你偶爾跑來社團心血來潮的單一指導，我那時很笨，知道很多人再追你所以遲遲不敢行動，總想著默默在遠處望著你就滿足了。只是你畢業前一個月，我再也忍不住，寫了封情書特地跑到你住的宿舍下面……」

「我知道。」

「什麼？」梁心茗驚訝的回過頭。

「我有印象，真的。」李騰沒有正面看向梁心茗，彷彿在逃避著什麼一般，「那天晚上，妳跑來找我，而我拒絕妳了。」

緣分，原來如此捉弄人嗎？

「我好訝異……」梁心茗感到不可思議，「這十年間我改過名字，你應該會忘掉的不是嗎？」

「當然。」李騰輕聲回應。

他記得梁心茗的樣子，不是因為她美，只是因為時機太過剛好……

因為那一天，是那個人的生日，而李騰是在慶生途中被叫出去告白的。他還記得那個時候自己頗不開心，因為先出去跟學妹講話的話，他就無法成為第一個送禮物給壽星的人了，幸好壽星當時再三保證沒有他的禮物絕不收其他人的東西，他才放下心來跑出去解決事情。

想來真好笑，他人生中印象深刻的幾個回憶點，大多跟那個人息息相關，也難怪自己遲遲忘不掉他……

要是梁心茗知道自己被記起來的原因，估計會感到很失落吧？

「心茗，妳是個很好的女孩。」他嘆口氣，將酒液一飲而盡，殘留的奶油貼在玻璃壁上緩緩下滑。

「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無論那一年還是現在，妳都是個很好的女孩，但我還是無法接受妳的感情。」

空氣，剎那凝滯成水泥。

「你還是要拒絕我嗎？連試試看的機會都不給？」梁心茗的柳眉垂下，語氣變得有些自嘲，「我說過，我可以當你夜裡的月亮。」

「很抱歉，可是比起月亮，我更喜歡那些若隱若現的星星。」

他要的從來不是夜裡的照明。因為他不需要光明，他只需要驚喜——像星星般偶時出現、偶時消失的驚喜，就如那個人偶爾對他的溫柔一樣。

是錯覺也好、友情也罷，他只是喜歡著那個人，所以從不期待更多。月亮什麼的，太亮就會遮掩星光的燦爛。

原來自己還是在乎著他。

無可救藥的在乎。

「學長，未來還是要過日子的，如果你堅持活在過去，只會誤了你一生。」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有些事情，值得你用一生去回味。」李騰無奈的苦笑，「這樣很傻、很笨、很愚蠢，我很清楚那個人不會再回來。但我也不能用這份愛著他的心情去接受妳，心茗，我放不下他，這幾年來我從未放下他，甚至這次妳與我的碰面，我的心滿滿的都還是他，我很抱歉。」

「可是……」梁心茗驚慌又失落，她悵然的收回放在吧檯上的雙手，然後放到李騰的大腿上，「寂寞，真的不會把你逼瘋嗎？」

每日打開店門，想起又是自己一個人的奮鬥，寂寞嗎？每夜處理完店內事務，發覺室內已然只剩自己，孤單嗎？每次烘完豆子，試飲的杯子從兩個變成一個，失落嗎？

答案都是肯定的。李騰很失望、很孤單也很寂寞。無數的夜裡他總是強撐著不讓眼淚落下，一遍又一遍逼自己夢回過去快樂的時光，那種感覺幾乎是絕望的。

但即使如此，他寧可被寂寞逼瘋，也不要為了排遣寂寞而去找個伴過活。因為他知道多了個生活的伴，只會讓他更思念那個人……

因為生活的溫度，只應與那個人共有。為了那個曾共有的生活，他甚至恨過那個人的未婚妻，那女人憑空搶走自己的幸福，即將與那個人共同生活，還笑得如此猖狂。

那就瘋吧？他也沒什麼好失去的了。

就算未來是一片漆黑，但反正只剩下自己一個人，那再怎樣跌跌撞撞都沒人看到不是嗎？即使受到挫折、陷入困境，只要沒人看得到，他就可以掩飾得很好，他可以當作沒人知曉，獨自舔舐傷口。

痛得再怎麼想哭想叫想放棄，他都得扛下自食惡果的結局。

「心茗，被逼瘋了也沒關係，但是妳跟我在一起，妳會跟著瘋。」他用手覆上自己的額頭，疲憊的開口，「我的眼裡將永遠沒有妳，懂嗎？」

「就算你喝了這杯酒？」梁心茗猛然將自己那杯雪薔薇推到李騰面前，「跟那杯暗夜星光比起來，這樣的甜感、酸感跟奶油的絲滑，難道不足以癒合你心中的傷處跟苦痛嗎？」

殘存的酒液晃動著，玫瑰香氣四溢。

「心茗，妳的一切都很美好，正如雪裡的玫瑰般堅強而艷麗。可是對我而言，太甜也太膩了……」

「太甜……？」

「妳喜歡吃甜，對吧？那妳說得出喜歡的理由嗎？」

「……喜歡，就只是因為我喜歡啊。」

「所以，我不喜歡吃甜，也只是因為我不喜歡。」

沒有理由、毫無邏輯，他只是無法接受。

梁心茗倏然安靜下來，收回放在李騰腿上的手，沉默地看著調酒師工作。

「心茗，我很抱歉，我還是必須拒絕妳。」縱然跨越十年的告白，是多麼需要勇氣的事。

「無論我說什麼，你總有你的理由。」她輕輕說著，口氣添了些黯然。

「不好意思。」

「不用不好意思，是我主動邀你過來的，拒絕也在我當初的預想之內。」梁心茗回過頭，眼眶裡泛起霧氣，「可是我沒想過，我居然一點機會都沒有。」

一點點的機會都沒有，一星半點的星火也看不到。

愛情總是如此殘忍，先來後到的時機不對，再努力都是枉然。

「我……」發現梁心茗眼眶泛淚，李騰緊張得想找張面紙給她，卻立刻被梁心茗用手阻止。

「今天就到這裡吧，學長，謝謝你特意過來陪我喝酒。」她笑著，眼角卻不爭氣迸出淚水，「你的拒絕好無情，但我還是要謝謝你……謝謝你讓我在重新遇見你時，做了個擁有未來的美夢，我很遺憾無法代替你心中的那個人……她一定是個比我更好的女孩。」

「不……」李騰收手，將皮夾裡拿出的紙鈔塞給梁心茗，再次苦笑，「妳才是那個最好的女孩。」

可惜我永遠不愛妳。

※

他傷了一個女人的心。

李騰長嘆一口氣，潔白的抹布在吧檯上擦了又擦，始終沒停下來，一旁的工讀生看到都汗顏了。

「黑騰，你再擦下去，吧檯會脫一層皮喔。」咖啡店內唯一的工讀生陳昭明，一邊整理展示架上的書籍一邊冷冷提醒。

「啊、喔，我知道啦。」外號黑騰的李騰，悻悻然地收回抹布，「等等就要開店了，你那邊都準備好就叫我一聲。」

「老早就可以開了啊……」

「我發現你最近很愛頂我嘴，這是上了大學嘴硬了嗎？」

「沒有，我想那是因為很會跟我拌嘴的那個人不在的關係。」陳昭明這麼說著，但馬上識趣的閉了嘴，心虛的看向別處。

「……沒事，我沒事。」查覺到陳昭明的顧慮，李騰緩緩扯出一個笑容。

苦苦的，但總還是笑著。

「幹嘛逞強。」陳昭明擰眉，站起來走到店門口，「我出去擺看板了喔。」

「趕快出去，順便就別回來囉。」

「黑騰你這句話太過分啦……」他輕聲抱怨著，推門離去。

李騰回身走到展示架前，將幾包處理好的咖啡豆放到展示架上擺好，上頭除了常見的淺焙的豆子，這次還多了包熟悉到連味道都成為回憶的咖啡豆。

「因為與你在一起的過去，心是酸的，但日子是甜的……」還沒播放音樂的咖啡店裡，只有他對著空無一人的室內喃喃自語。

他傷了一個女人的心。可是，那份疼痛不只打在別人的心上，更在自己的世界裡加倍奉還，痛到連吶喊都叫不出口。

泣不成聲，壓抑到幾乎顫抖的寂寞。

一個人受苦就夠了，一個人發狂就可以了。

他仰頭，忍住即將落下的淚水。

寂寞發起病來真的很要人命，有時候那只是因為，過去活得太過美好……

短篇小說
〈閻羅王與孟婆〉

「我選擇死亡。」

「……牧柴，你已經死了。」

渾黑而高聳入天的宮殿內，今年才剛滿二十歲的牧柴低頭確認自己身上罩著的是慘灰色袍服，逛大街似的走到大殿角落一池翻湧著黑水的淤塘垂首檢視。還是美如清秀佳人的清麗臉龐，細眉沿著白皙的肌膚畫下，一雙桃花眼半眯著帶點慵懶氣息，薄唇上是不苟言笑的嚴肅——留著碎髮的他與這身袍服極不相襯。

雖然看不出來，但他確實還有點恍惚。

「說的也是，我已經死了。」

「咳。」黑石上坐在高椅內的男人，或者說鬼，輕咳一聲。

「幹嘛？」牧柴警覺地瞥眼望去，卻馬上轉過頭。

「我很認真的在問你話。」低沉的嗓音迴盪在大殿內，帶著不容分說的威嚴，
「還有，你為什麼不看本王？」

牧柴直起腰，往大殿外的方向看去，似乎比起回答問題，他更熱衷於欣賞這個新世界的風景。

「不為什麼，因為設定上說你帥到令人無法直視，我很保護我的眼睛你不要害我。」

「咳、咳咳。」聽聲音他大概是被什麼嗆到了。

「王……您還好嗎？」一道清冷高傲的女音自高椅旁的位置傳來。

牧柴看著大殿外玄色中帶點淡灰與豔紅彩雲的天空，再遠的就只剩一片模糊，呼嘯而過的風是冷的，寒透骨髓。

「那麼牧柴，本王再問你一次，你是要留在地府工作、投胎重新做人還是一——」

「我可不可以不要做人？」牧柴眉頭輕擰，其實他現在覺得頗不舒服的，不能面對聊天對象的感覺很彆扭，偏偏他又不想看著閻羅王說話。

壓力很大。

要是他知道今天出門趕著去上課會被前男友開的賓士活生生輾過頭當場死亡，他寧可前一天就上吊自殺，也不會落得讓閻羅王與他旁邊那幾個女官心疼安慰給特權的下場。

他這輩子造的業還不夠多嗎？跟爸媽出櫃害得家人傷心自己又無家可歸、跟男友住在一起後發現他下個月要結婚於是衝去打那個無辜未婚妻一巴掌、末了被

趕出來還跑到曾經喜歡過自己的朋友家裡求收留……

下輩子怕是給任何人做牛做馬都平衡不了內心的愧疚。

反正他本來就沒人要，只是生得一副好皮囊吸引太多男女的眼球，活著跟個花瓶沒兩樣，甚至插的花都要挑三揀四。

「不做人？」閻羅王的語調微微上揚，「不做人做什麼？你不會入畜生道。你的前世今生被記載在地府內我剛剛可是認真看過了，你這世的果是上輩子別人欠你的東西，你沒有欠誰什麼，一切都是緣。」

「當真？我上輩子是幹嘛的？」

「呃。」閻羅王頓了一下，翻閱紙本的聲音響起，「名妓。」

「……大人，你在開玩笑？」

「沒有，上面真的是這樣寫，你做為一名女紅因父母欠債將你賣到青樓，獲得三千寵愛但從來沒有男人真心待你——最後你喪生在大火中。」

……他這個靈魂就沒有善終的好結局嗎？

「……本王認為與其讓你再投胎轉世，不如你就來地府工作，過了一兩千年再重回人間怎麼樣？」閻羅王的聲音夾雜著隱晦的興奮，雖然很微弱，可聽覺靈敏的牧柴還是聽了出來，「本王見你頗有姿色，想讓你做——」

「等等，地府的工作具體是指什麼？如果只有男寵可以挑那我果然還是投胎再把自己虐死一次吧。」

「本王話還沒說完，本王亦容許你穿越到任何一個時空過你想過的生活，或是與跟你同名同姓的亡靈交換人生……可是現下沒有符合條件的魂魄。」他絕對不會說那個跟牧柴同名同姓的魂魄們，早在剛才就通通被迫喝孟婆湯給踹回人間轉世去了。

他是真的希望牧柴留下來，貌美如花的一個人兒能不留嗎？莫名其妙，他怎麼先前沒阻止牧柴的前世投胎轉生？好歹那時候牧柴還是女人，想來應該很好說服，現在自己話都說到這個份上，難保不會被牧柴貼上跟他前男友相同的標籤——渣攻。

但搞不好他真的有挽留過只是沒印象，他留太多人了，自己身邊兩個女官就是這麼被他給留下來的。為了地府美好的明天，他覺得自己有義務維護地府官員的顏值標準。

這廂閻羅王若有所思，那廂牧柴依然是冷臉對著外面的風景，完全沒有轉身看閻羅王的意思。

「大人，地府裡有哪些職缺？」他沉聲問道，硬生生打斷閻羅王的思緒。

「你要是不想工作本王也不會讓你做的，想的話說一聲，我偶爾丟幾個小差

事給你——」

「那我去幫孟婆煮湯怎麼樣？我對地府有什麼職位實在是不熟，就只認得孟婆，你覺得可行嗎？」

「呃，可行是可行，但孟婆她——」

「好的，既然是這樣就沒問題了，還請閻羅王多多指教。」牧柴對著外面的風景彎腰鞠躬，看得傳說中帥到令人無法直視的閻羅王心裡滿是嘀咕。

好啦，是成功把他留在地府了，可什麼工作不挑為什麼偏要跟孟婆一起煮湯？天知道孟婆就是拉低整個地府平均顏值的罪魁禍首，他跟孟婆的關係視如水火，要不是中間隔著一條三途川，他不想坐船過去孟婆也懶得游過來，這大殿或孟婆的居處老早被拆了。

※

換了身青衣，牧柴在帥得莫名其妙的牛頭馬面帶領下過了三途川，來到正排著長長鬼龍的煮湯處。向跟「牛頭馬面」搭不上關係的兩名帥氣猛男道聲謝後，牧柴旋身，一雙靈動的桃花眼與一名年邁的老太太對個正著。

「孟婆。」

身著紫色皮襖、滿頭銀髮的纖瘦女子微微頷首，眼睛半眯起時拉動著魚尾紋，乾裂的嘴唇一張就是沙啞的嗓音，就像嗓子壞掉的黃鶯在啼叫，「我聽那個混小子講了，你是過來避難的？」

「我是過來工作的。」

「一樣的意思，你在他那邊工作就只會是男寵，看你身子弱也不可能當什麼牛頭馬面，書記官的位置也別妄想，那可是美到西池母跑來玩時都會忌妒。」孟婆轉頭，拿起抽薪黑色大陶鍋裡的木勺，舀了一碗散發香氣的黃湯遞給面色茫然等待的魂魄。

牧柴沒有接話，他望著眼前這殘破的茅草屋，小燈掛在陶鍋旁邊，屋子裡頭放著幾捆木柴和數缸甕，再旁邊點點就是飄盪著鬼火的三途川。

「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嗎？」他收回打量的視線，決定不對此表達任何意見——這邊確實比閻羅王的大殿還要寒酸，但是地府的冷適應了之後，其實就不太需要什麼有四壁的建築物遮蔽寒風。

孟婆收回木碗繼續舀湯，直到四五個魂魄踏著虛浮的腳步走離茅草屋，直往黑暗深處前進後才又把目光放回牧柴身上。

「我不需要你幫忙……」她說，「我在這裡待得跟那個混小子一樣久，數千年向來如此，如果我缺人手早八百年前就會說了。」

「可是我想找點事情做，我不知道閻羅王跟妳說過我的身世沒……我不大想重回人間。」

「是嗎？那好，我就勉強讓你跟我輪流舀湯。」孟婆歪了歪醜陋的大鼻子，

精明的雙眸突然閃爍出光芒，「那樣我就可以偶爾去找那個混小子玩了。」

嗯？他好像聽到什麼不懷好意的計畫。

所以當他與孟婆接棒舀湯不知多少個歲月後，他終於在某次搞定大排魂魄之後看見氣勢洶洶朝他衝來的閻羅王。

牧柴當機立斷選擇轉身背對他，讓正想找人宣洩的閻羅王一時間被他的舉止噎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大人。」

「咳……牧柴，孟婆呢？」氣燄突然削減一半。

「回大人，我不知道，她一早說要採彼岸花給書記官，就溜得不見蹤影了。」牧柴如實奉告，想來孟婆搞事情的時候都沒在低調的，他也犯不著幫忙掩護。

「那個該死的老不死！」閻羅王的聲音充滿憤怒，剎那消失的氣勢排山倒海衝回來，玄衣跟著他氣得發顫的身子抖動，牧柴瞥眼還能看見閻羅王緊握的雙拳。

奇怪了，他家上司是幹了什麼大事嗎？

「本王問你，孟婆她哪一點好！」

「蛤啊？」

「回答本王！為什麼你們一個兩個都隨著孟婆，本王哪裡不好？本王長得可比她好看多了！」

牧柴最後是用不把事情講清楚他就喝湯的威逼利誘，才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

其實也不難懂，簡單講就是孟婆老對閻羅王身邊的美女獻殷勤，害得那些女官心思都放在孟婆身上，根本不把這個帥到令人無法直視的王看在眼裡……呃，本來就沒辦法看在眼裡。

「簡直反了！那個老不死有哪點好？」閻羅王坐在茅草屋內的大甕上，口氣非常差。

「你要問她不是問我……非得我說的話，應該是因為孟婆比較有親和力吧？」

「本王就沒有親和力嗎！」

「沒有啊。」

「咳、咳咳……」估計他又被口水嗆到了。

牧柴望向翻湧著黑水的三途川隔岸，與黑暗融為一體的大型宮殿，艷紅的彼岸花隨寒風搖晃，激起他內心那片波濤。

「王。」他張口，清冷而溫潤的嗓音隨風飄去。

「嗯？」

「你相信愛情嗎？」

「說什麼蠢話……」閻羅王冷哼，「本王看得太多了，世上愛恨嗔癡只是自尋苦惱……」

「可是你還是會喜歡吧？不然你怎麼會介意孟婆的行動？」

「……那個老不死也早看破紅塵，為何要拈花惹草？」

「就說了不要問我。」

跟著孟婆舀湯不知道幾年了，他一直都在想他是否真能心無罣礙持續這個工作，學著一起看遍人間冷暖、愛恨情仇，因為他曾經深受此害，所以能有機會抽離這些麻煩，他的確是很高興。可是日子一久，他又會懷念那些沒有從記憶裡消失的過去。

「你會堅持高顏值，就代表你還是喜歡賞心悅目的東西，也就是說，其實你心裡還是有情的對吧？」

在牧柴看不見的閻羅王臉上浮現苦笑。

「神尚且如此，鬼又怎麼能擺脫？」他說，「你很介意？本來地府留著的就是些不願重回人世度劫的鬼魂，其實與天下萬物都相去無幾。我固然有情，但濃烈到能刻上三生石的愛恨，怕是從來沒有過。」

「嗯。」

「你想跟我說什麼大道理是嗎？本王同你說，我駐守在此數千年可不是假的，大風大浪都見過的我不需要一個小輩說教。」

「我是在回答你的問題……」

「我的問題？」

「孟婆她在追你的書記官，不就是因為愛情？」牧柴想到孟婆每次回來的心花蕩漾，就覺得這個猜測應該十拿九穩。

閻羅王忽然起身，動作之大令牧柴眼角一抽，方才差點看到閻羅王的面容，幸好自己反應佳及時閉了下眼睛。

「胡說八道……她不是看破紅塵了嗎！」

「那是你說的，你有問她？」

「可恨啊……小芸是我最喜歡的女官，等著瞧，我絕對不會善罷干休！」閻羅王拋下牧柴，扔了句莫名其妙的開戰宣言後風風火火地走了。

牧柴看著遠走的閻羅王背影，烏黑長髮飄逸在空中，同玄衣的色彩融進三途川飄起的濃霧裡。

「喊什麼老不死，就算看起來可能很年輕，他跟孟婆也差不多年紀吧？」牧柴喃喃念著，轉頭剛好與新來的一隻女鬼對視，「啊，抱歉，我馬上舀給妳。」

※

聽說書記官要投胎了。

聽聞這個消息時牧柴這個面癱臉——死前他還不是面癱，實在是地府裡各種超乎常人的價值觀聽久了會麻痺——終於也有點變化，左臉頰的肌肉抽搐幾秒，他看著眼前不帶情緒放柴煮湯的孟婆，頓時不曉得該說什麼。

「……意外？」終於不能忍受牧柴的冷暴力，孟婆抽了空橫他一眼。

「妳跟閻羅王對她做了什麼？」如果是什麼職場上性騷擾，書記官未免也太無辜了。

孟婆沒搭話。

「對了，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

「說吧。」

「孟婆湯到底好不好喝？」

年邁的老女人露出詫異的表情，她毫無壓力的挺直腰桿，低頭往陶鍋內看——金橙色的湯汁飄盪著香氣。

「我沒喝過，當然也沒問過。」她如實回答，「等到有天需要喝的時候，我再回答你。」

牧柴雙手撐著下巴坐在大甕上，試圖從孟婆的表情看出些什麼。

良久，開始攪拌湯汁的孟婆才開口，「牧柴，你相信愛情嗎？」

他微微一愣，雙眸圓睜。

他相信愛情嗎？

「該說相信吧……被人愛跟愛人的感覺很好，但被人傷著後就不怎麼想相信了，這自然不是愛情的錯，可能只是沒有好的緣份罷了。」

「無欲能戒除煩惱，有欲則心經悲喜。」孟婆說，「每個造了業的男女都會來取湯忘念，他們走過無數的年華如飛蛾撲火追尋著緣份。有的像你這樣累了，也許就能留在地府，但是他們還是會記起塵封的過去，最後還是會踏上停歇的旅途。牧柴，如果哪天地府裡有誰跟你要湯，記得別猶豫，舀給他就是了。」

「妳陪書記官談戀愛，就是想讓她投胎轉世？」

好像每個在地府的官職都有其哀傷的過去，牧柴心不在焉的想著。閻羅王是如此，孟婆亦是如此，活過數千年的他們究竟在想些什麼他不想探究，這個地府總有靈魂來來去去，喜怒哀樂終究會變成麻藥。

見孟婆又沒回話，牧柴也不放在心上，他轉念一想丟出別的問題，「那妳呢？妳相信愛情嗎？」

她停下攪拌湯汁的手，「我已經回答你了。」

「有嗎？」

「過來，我先拿甕去三途川盛點水，你替我舀湯。」孟婆將木勺遞給牧柴，他接過之後便彎腰進屋裡拿空的甕。

他眨眨眼，取過一旁擱著的木碗等待遊魂的到來。

期許有一天，他真的能懂孟婆跟閻羅王話中的涵義……

不過在那一天到來之前，他只會將之視為孟婆與閻羅王的無病呻吟。因為就在書記官喝湯投胎沒多久，閻羅王又跑來找孟婆理論，而起因竟是「孟婆摧毀了他的後宮，煽動他的美女官員投胎轉世」。

聽到左一句「拆散鴛鴦」右一句「英雄救美」，牧柴舀了整天的湯耳邊都是這類噪音污染，恨不得一鍋蓋到他們頭上尋得半點清淨。

「牧柴！別跟著這老不死的做事，隨本王走！」

「我的手下是你說給就可以給的東西嗎？你這混小子！」

牧柴望進散發著香氣、湯底澄澈如清水的孟婆湯後嘆了口氣，決定離陶鍋遠一點。

「你們去別的地方吵好不好？」

他怕他按捺不住內心的衝動，一個不留神就把湯給喝了。

第三屆塔塔夏小說比賽銀賞

〈無聊系女子〉

「文雨寒……老師再說一次，我希望同學們一直都能和睦相處。妳可以體諒老師的辛苦嗎？當面跟梁音同學道個歉，以後大家還是好朋友，好不好？」戴著一副金屬框眼鏡，張清神情肅穆但難掩關懷的站在講台旁，一雙有雙眼皮的大眼睛看著我，大有我再不道歉就要灌我心靈雞湯的感覺。

如果是半年前的我被包含全班同學在內的人數用眼神攻擊，恐怕早嚇得腿軟發抖。然而人若受過一點訓練，一回生二回熟，再怎麼痛苦的事也可以變得如貓抓一樣，臉皮總會長厚。

我站在自己的座位旁，身高等於全班平均的我坐在第四排的位置——這是個上課認真就能抄筆記、上課恍神就能打瞌睡的絕佳地點——如今卻正巧方便全班同學直視，反正頭再怎麼轉頂多轉九十度，不至於扭到。

沒什麼好講的。

「好。」面無表情的回應、制式化的敷衍程序，眼前的導師清清朝梁音的方向點個頭，示意我開口。

只要能解決事情，什麼都好嗎？

就算是非得像現在這樣，近乎拋棄尊嚴的道歉。

我深吸一口氣，轉向坐在我斜後方，用衛生紙拼命拭淚、哭得眼眶泛紅的梁音。她抽噎的聲音在一片死寂的教室裡很是明顯，不知道是真哭還是假哭？

被霸凌果然是相當受傷的事啊。

道個歉而已。

我彎下腰，任由綁成馬尾的黑髮重重垂落右肩。

「對不起，我以後不會傷害妳了。」

梁音哽咽著，仍是無法言語的樣子。

小事情，誰道歉都好。

就算我知道，再這之前，我甚至根本沒有和她說過話。

※

如果在班上本來就沒什麼人緣，被當作霸凌者之後會改善些什麼嗎？

不會，當然不會。

相對的，頂多是大家更不願意和我共處。

三月的新竹依然很冷，每當打開家門就會有一股冷冽的狂風襲來，寒氣從鼻翼外側猛然竄進鼻腔，令人瞬間無法呼吸。拉上醜醜的深藍色制服外套，我一如往常右轉，上學。

天色是灰陰的，隨時都有下雨的可能。

我仰著頭，上學的這條路有不少學生氣喘吁吁的踏著凌亂腳步、走在紅磚人

行道朝學校前進，黑壓壓一片深藍。因為學校位處地勢高的一端，是名副其實的登高望遠之地，曾有算命師說此為聚陽之地，故學校的名字就叫陽德高中——諷刺的是，這所學校是一間私立女子高中。

現在仰頭看著，倒像是聚陰的地方，看看大片烏雲積聚在學校大樓上方，張牙舞爪翻滾的模樣。

「芷寧，這次數學作業妳寫完了沒？借我早自習抄一下拜託……昨天跟我男友聊天聊太晚了……」一踏進教室，就是如麻雀般嬌聲細語的交談聲。

其實我不討厭上學。

書包背帶拉平掛在桌旁，從裡頭拉出一條藍綠色的耳機，我把口袋裡的手機拿出來，插上耳機孔，隔絕世界。

我只是覺得，很無聊。

比如說，漫無目的與他人聊天、聽著永遠學不會的課程、比一些拿到名次也不能換取金錢的比賽……等等，都讓我覺得無趣。任何有趣的事物在我付諸心力前就消失無蹤，連同我自己。

太過平凡，以至於我所行經的景色也灰暗無光，看久了令人生厭，又能怎麼奢求他人接近，染上陰雨綿綿的色彩？

我很無趣、單調、沒特色。

就像工具櫃裡斷了把的畚箕，不能拿來用，只好丟掉了。

看著手機螢幕裡在實況恐怖遊戲的實況主，我耐著性子聽他發出小女孩般的尖叫聲，遊戲裡的角色下一秒被喪屍啃個精光。

真無聊。

「叮。」

耳機裡傳來很陌生的鈴鐺聲響，我大概愣了一秒才分辨出這不是影片裡的配樂，心裡咒罵幾聲拉掉影片，一個圓圓的對話框直接跳出來。

無聊如我該做的無聊事都做盡了，這帳號除了抽獎或幫喜歡的實況主按讚，過往的私人動態都被我刪光，以前的好友也被我刪得差不多，也因此我的臉書好友只剩個位數。

奇怪的是，那個帶著灰灰人頭、很明顯是假帳號的圓形對話框被臉書分類到陌生人的訊息區去。

居然會有好友以外的人會想跟我聯絡？

「文同學妳好，我是梁音的朋友，現在方便跟妳聊個天嗎？」帳號名字叫天王的人傳了訊息過來。

我按出打字鍵盤，琢磨著要用什麼態度回應。

「你好。」

「呃……就這樣嗎？好啦，我想問妳一些問題。」

「請問。」

「妳知道霸凌梁音的人其實不是妳對吧？」

看對方顯示正在回覆訊息大概有兩分鐘左右，等到的居然是這種廢話？

如果我不知道，我就是罹患人格分裂了吧？

「嗯。」好吧，基於禮貌不能吐嘈，我毫不猶豫採用最敷衍的方式回答問題。

「那妳知道真正霸凌她的人是誰嗎？」

我看著手機螢幕跳出的對話，靜默不語。

知道為什麼被指認為霸凌者的我，不會被全班非議嗎？

「超冷！今天到底幾度啦！」門口一陣吵雜的打鬧聲，正想轉移注意力的我不自覺望過去，看到幾名女同學在門口大呼小叫，其中一個長相甜美的女生露出燦爛的微笑，一手拉著黑色圍巾另一手試圖阻擋友人要拿雙手冰她臉的舉止。

謝紫心。

「紫心！妳那條圍巾超好看！」

「真的嗎？謝謝，這條是前幾天網購的，今天剛好派上用場！」謝紫心一甩刻意燙直的長髮，那雙烏黑的眼眸閃爍著星芒，冷風凍得通紅的臉頰被她用手套搗著。高挑的身材、清秀不失魅力的長相——她是我們班的班花，謝紫心。

同時，也是真正霸凌梁音的兇手。

就算是游離份子，我對班上的生態也沒有蠢到一知半解的地步。從去年入學到現在，至少我還知道一些小道消息。謝紫心做為班花，理所當然成為班上的核心，她的交際手腕很棒，班上除了以她為首的小團體，還有幾個比較小的圈圈。這幾個圈圈都有她涉足的痕跡，對大家而言，她就像是牡丹，縱然再不怎麼喜歡，放在花瓶裡也稱不上討厭，大朵的艷紅至少看著歡喜。

而她與梁音的霸凌事件，從去年十一月開始到如今，早已成為班上的舊新聞。聽說梁音跟謝紫心的父母相互認識，她們兩個很小的時候就認識彼此。不知何故，交際手腕極好的謝紫心在去年告訴大家她發現梁音跟黑道幫派很要好，上了高中後她的個性變得很壞，太靠近她會惹上麻煩。雖然我實在是看不出梁音是這樣的人，但是梁音卻沒有正面否認謝紫心的說法，外加她本人又是陰沉到一臉生人勿近的模样，造成梁音在學校幾乎沒有人想跟她交流——血淋淋的關係霸凌。高一上學期學校有個班際體操比賽，在做練習時梁音曾數次向老師表示身體不適要休息，這件事被謝紫心拿來大做文章，塑造出梁音叛逆的形象。

結果寒假期間，梁音貌似因承受不住長期的排擠與冷落，在家裡自殘被她父母發現，這件事才水落石出。

但不曉得為什麼，梁音指認的霸凌兇手是我。

謝紫心背著導師向全班否認霸凌一事，原本就跟她相當要好的同學自然選擇相信她，且完全沒人在乎梁音自殘事件——大家都認為她只是想引起注意——所以身為兇手的我跟著被忽略了。

這當然也可能是我本來就不在乎自己的名聲，覺得沒有被影響到的關係。

手機螢幕上的氣泡對話框靜靜的等著我的回應，我敲起小小的鍵盤，叩叩的敲字聲從耳機中傳來，伴隨早自習的鐘聲響起。

無風不起浪，我還沒有那麼無聊。

「不知道。」

※

春分未過，五點一到新竹的天色會逐漸黯淡，雲霧沉沉的壓在市區天空上，積累了一整天的水氣依舊不見半滴雨水。

灰褐，是這城市唯一的色彩。

跟隨蜂擁而潮衝向大馬路的放學人群，步調緩慢的我顯得特別格格不入，通常這時間大家會往公車站排去，搶著先擠上公車搭到市中心，趁補習前的空檔多逛幾條街。沒有補習的我不想跟著湊熱鬧，但我也沒按平時回家路線走。有點皺褶的深藍色制服外套拉鍊被我拉上，為了禦寒我還多戴了個淺灰色棉製口罩，向晚的風更冷更大，陣陣侵入骨髓，那是連衣物都無法抵擋的猛烈攻擊。

走了大概幾百公尺後，我終於看到那個靠在滿是灰塵的石牆上的男生。他穿著別校的制服外套，裸著一雙手在滑手機，一頭黑髮精簡有型，但難免被冷風吹得凌亂，細框眼鏡後方是雙明亮的眼眸，襯著他長出痘痘的粗糙臉皮來看真有些違和。

「你好。」悶悶的聲音，是口罩造成的。

「咦？」男孩迅速抬起頭看向我，先是訝異了幾秒才會意過來，趕忙露出看起來就很沒意思的笑容，「啊，是文雨寒嗎？」

「……嗯。」

「喔喔妳好，我叫王天正，是梁音的朋友！」他把手機塞進掛在右側看起來空無一物的書包裡，聲音頗明亮有力，帶著男孩子陽光的一面，即使在冷風中其音量依然不受影響。

「我知道。」

「嗯對，我跟你講過了嘛！我們先過去餐廳那裡再聊聊吧！」他自說自話的結束話題，一手指著我們約好的餐廳就立刻甩頭出發。

貌似我今早的回應令他不甚滿意，在撐過考地理的早自習後他又發訊息過來，大概意思是想當面談論梁音的事。

看在他表明要請我吃飯的份上我答應了。

走進連鎖義大利麵專賣店，身穿黑色圍裙的店員向我們打招呼，將我們帶到內側靠近白牆跟書架區域的座位。王天正三兩下就點好單子把菜單交給服務人員，身上的外套脫下來露出裡面的白色制服，又急急地喝一口水才跟我說話。

「直接進入正題怎樣？」他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盯著我看，口氣彷彿是法官在訊問被告一樣，接著不顧我的意願繼續說下去，「梁音在班上發生過什麼事，妳真的都不知道嗎？」

「沒有很清楚，我對那種事情沒興趣。」

「梁音自殘的事情妳應該聽過吧？」

「然後？」

「她拿美工刀在大腿上畫了三刀，被送去醫院縫補，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希望妳可以積極一點，再怎麼說她都是妳同班同學吧？」王天正說到後面已經有點責難意味了。

這個人究竟想幹嘛？我說她們兩個人出什麼事和我有哪門子的關聯？

「你聽好。」我也把外套脫到一邊放著，店裡的空調很溫暖，外套穿在身上特別警扭，「我被梁音指認成霸凌她的人，而我也向她道歉了，實際上發生什麼事都應該與我無關吧？」

「難道妳都不會心有不甘？明明不是妳做的她卻要妳道歉，一般人遇到這種事都會不爽吧？」

不爽是不爽，那又能怎樣？

「你可以直接問她……」我擺擺手，拿起桌上放置的水杯喝了一口水。

「她不講啊。」王天正乾脆的給了個簡潔的答案。

「……蛤？」一口水差點沒噎死自己。

如果真是這樣，那梁音未免也沉默過頭……

這個時候店員恰好走過來送餐，小小的四方桌放上我的白醬海鮮義大利麵跟王天正的餐點剛好擺滿，我低下頭開始和白蝦奮鬥，假裝餐點的吸引力大過於和他說話。

一個被霸凌然後指認錯兇手又死不說出原因的女生，其前科是被霸凌時死不反駁加害者的霸凌藉口。

麻煩死了，既然她不想說我不想問，糾結這個的意義在哪？

「我跟妳說啦，梁音是我國中同學，她本來不是這樣的個性，這太誇張了。喔我是說，她不可能會自殘。」王天正塞進一卷麵迫不及待開口說明。

「喔。」

「唉，怎麼說才好咧？國三的時候我跟梁音和謝紫心還很常一起讀書！梁音的成績還不錯，我考試都靠她，尤其是理科我考超慘的。」

心弦輕動，泛起圈圈漣漪。

「你跟謝紫心也很熟？」我驚訝的抬頭，對上他被我難得主動講話驚愕到的表情。

「怎、怎麼了？喔，妳應該也認識謝紫心！我知道她跟梁音高中同班。當然！我們三個國中時很要好咧，但就是不知道她們後來在搞什麼，突然就都沒主動跟我聯絡。妳說奇不奇怪，梁音的確是幫了我很多啦，我也幫她們不少忙，大家應該互相——」

「梁音跟謝紫心一直都很要好是嗎？」我盡量保持平板的語氣詢問，內心卻是翻了個滔天駭浪——如果她們曾經如此要好，是什麼原因讓她們關係變得如此惡劣？

我還以為她們只是互相認識……

「當然，都是我的朋友。怎麼了？妳突然打斷我就只是問這個？」王天正點頭，投來困惑的目光。

「沒有，我沒那麼閒。順便問問而已，我說了我不管這檔事。」

「那幹嘛提什麼要不要好……啊！難道妳是想跟我說，謝紫心跟梁音之間發生了什麼嗎？」

「什麼跟什麼……我不是說——」

「原來如此。」王天正把我的話掐斷，自顧自的下了結論，「我應該從這邊問起來對，看來一開始的方向不對。」

後續王天正計畫著怎麼盤問謝紫心跟梁音之類的就不再多提，離開前他煞有其事地跟我道謝，並說會再跟謝紫心問清楚事情始末。

本來應該就沒我的事了。

隔幾天我早上去學校，發現抽屜裡有一張謝紫心寫給我的紙條後，我這才搞清楚自己犯蠢踏入了個回不去的漩渦。

心累啊……

放學後的教室很是冷清，窗戶早就被值日生關上。謝紫心笑著揮別提醒我們鎖門的女同學後，將她新買的圍巾好整以暇放置在木桌上，清麗的臉龐轉向門口

確認並無來人，露出她一貫的笑容，嘴角勾起的角度動人心魄，卻看得我暗自膽顫心驚。

她像個最完美的模特兒，端坐在木桌上翹著二郎腿，星眸微眯，配合窗外漸暗的天色，攫取最後幾絲陰鬱的陽光潑灑在自己身上，冬季合身的白色制服貼著她的腰身，勾勒出她姣好的身材。

「文雨寒，是吧？」她輕啟朱唇，就好像是審問臣子的王后。

「有什麼事？如果太晚回家我會被念。」我瞥了一眼外頭漸暗的天空，心裡碎念著怎麼王天正跟謝紫心都很愛在放學後找人對質……

「妳認識王天正？」

「沒有，具體來講是他找上我。」

「那妳跟梁音呢？」

「我們甚至沒有對話過。」

「嗯哼。」她滿意的點頭，用手撐著下巴凝視我良久。

「我現在才發現，妳蠻有趣的。」

什麼跟什麼……

「梁音挑兇手的眼光還真不錯，挑到一個不會為自己辯護的人。」謝紫心發出格格輕笑，「我沒想到她怕我怕到這種地步。」

「這個意思是妳知道為什麼她指認我為霸凌她的人？」

「當然。」她說，「她總不能把自殘的事情解釋成自己有精神上的病吧？當然我就是這麼想的……但不論如何，她總需要一個兇手，既然她怕我那她就找個代罪羔羊不是嗎？」

「妳不擔心她供出妳來嗎？」

「老師不會相信的。」謝紫心挑眉，彷彿我說的話跟廢話無疑，「雖然我很訝異老師居然相信妳會霸凌……我今天可是第一次聽妳說那麼多的話。」

「不管老師相不相信，反正他問我承認就是。我只是想早點把事情搞定。」我冷冷回她，「霸凌事件再查下去，班上只會更不平靜，我覺得麻煩。」

「嗯哼。」她輕哼一聲，雙眼依然注視著我。

延續對話的是將近五分鐘的沉默。我默默戴上耳機，按下手機裡的播放按鈕，耳機裡充滿節奏感和風雨欲來的音樂與外頭凝滯的氛圍形成對比，我等著她停止凝視我的恐怖舉動並開口講話，雙眼低垂盯著手機螢幕。

我手機裡存放的音樂大多是古風樂曲，這些歌很耐聽，雖然不是特別喜歡，但也沒有特別討厭，至少現在放來排解尷尬情緒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文雨寒，仔細一看，妳蠻有受歡迎的本錢的嘛。」她甜美的嗓音在空中繞

了個圈，開口打破沉默的這句話害我有走錯棚的錯覺。

「我們不是在談梁音的事嗎……妳到底想講什麼？」

「妳有喜歡的人嗎？」

突然開始身家調查了。

「有沒有很重要？」

「我就是好奇妳為什麼這麼安靜，妳長得不差，說話聲音也不難聽，為什麼不在班上多說一點話？」

我眯起眼看向她。

她怎麼搞的？難道有本錢受歡迎就應該受歡迎、融入社會嗎？

「我覺得那些都很無聊，懂嗎？很多事情沒有表面那麼簡單，妳問這個問題實在有點沒意義。」我拿著手機起身，小心不讓耳機鉤住外套，把椅子放回原位，「沒有其他事我想走了，再不回去我家人會打電話過來問。」

謝紫心沒有阻攔我，她隨興的揮了揮手，但雙眼依然盯著我，「去吧，不送。」

整件事情都沒有我涉入的影子，但當事人卻不斷找我確認，而罪魁禍首躲在真相之後，一言不語。

吃過晚餐，我把自己關在房間坐在電腦前，點開實況主剛上傳的最新影片觀看。

我是個很無聊的人。

我沒有主見，因為我一點意見也不想給；我沒有熱情，因為我不想要露出熱情的模樣，引人注意。

只要別把事情放在心上，就不會有事情逼我牽涉其中。

我只想低調。

但我卻被捲入班上最不無聊的事件裡。

「有沒有搞錯，你們的問題自己解決，為什麼非要把我牽扯進去？」我不滿的對著電腦螢幕喃喃自語。

點開臉書頁面，我準備執行我這輩子第一次也希望是最後一次的行為——封鎖王天正。

「不要再來煩我了，不管是你還是謝紫心。」惡狠狠的話語隨著鍵盤打字的声音依序輸入進對話框中，在按下確認鍵前，我猶豫了半晌。

算了。

※

各方面來講，我都很慶幸我沒把那句話發給王天正。

因為隔天起，謝紫心開始會找各種藉口和理由跑來和我聊天，我的座位頓時成為教室的焦點。

如果我戴上耳機聽歌或看影片裝忙，謝紫心就會坐在我前方跟其他同學交談；如果我收起耳機開始寫下堂課要交的作業，她就會順便把她的作業拿過來要我教她；如果我跑去上廁所……這個她倒是不會跟，但是我回來發現她還是坐在我前面。

我沒有笨到再向她提出抗議，天知道我抗議的話她會不會更有興致……捉弄也罷，別真的影響到我就行。

「雨寒，一起走嗎？」放學鐘聲剛打完，謝紫心走到我旁邊低聲詢問，黑色毛線圍巾垂落，纖白的手搭上我的肩膀。

我放下整理到一半的書包，抬頭看著她。

「妳不是要補習嗎……」

「今天沒有，可以讓妳跟我一起走回家，或者去吃個飯。」謝紫心嘴角揚起，擦了護唇膏的嘴唇透著淡淡光澤。

「我頂多跟妳走到校門口……吃飯什麼的我沒先打電話報備，以後再說。」

「行，就校門口。」

關於謝紫心在堅持什麼，我不大想管。

外頭的風比前幾天還小了些，雲層透著陰藍的光影，照射下來的光線寥寥無幾，鋪上暗色紅磚的走廊變得更暗，石柱上的照明燈光已開，卻還是有種昏暗到幾乎無法視物的錯覺。

我走在謝紫心後頭，她心情愉悅的哼著歌。

「文雨寒，妳知道為什麼我會是全班的焦點嗎？」下樓梯時她停止哼歌，意味不明的提問。

「……不知道。」

「唉，好吧，妳肯定知道，只是妳不想講對吧。」她略帶無奈的回應，目光專注地看著腳下，留意步伐，「我說呢，這就是個人特質，有些人天生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在人群裡扮演領導的作用——而我就是這類人。我靠著這份氣質吸引到大家注意，讓大家即使摸不清我的本性，依然想跟我做朋友。」

「是喔。」

謝紫心猛然回頭，盯住剛走下階梯的我。

四目交會，我無懼於她炯炯有神的打量目光，回以自認為不帶挑釁意味的眼神。

「那妳呢？我看人的眼力應該也不差，努力掩飾本性想扮作普通人，對妳有什麼好處呀？」她的聲音在樓梯間迴盪，形成微小的回音。

「所以妳就是好奇這個，才老愛在我旁邊嗎？」

「當然不是，就問問嘛。」

「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我輕聲回應。

「文雨寒，妳看起來好嚴肅。」

「妳剛剛說的話才嚴肅吧？我聽不懂妳的意思，可以繼續走嗎？我想早點回家。」我歛下眼眸，踏出一步恰好站到她旁邊。

眼看她張口還想說點什麼，一道熟悉的聲音如橫空出世，驚醒我們，我跟謝紫心不約而同朝聲源看去。

「紫心？」這時間點學校裡的人所剩不多，王天正不知為何出現在這邊，他穿著淺黃色的外校制服外套，從穿堂那頭走到人群稀少的這頭，眼底滿是驚愕與惱怒，語氣添了些不滿。

謝紫心瞥了我一眼，逕直朝他走去，用我也聽得到的聲音說話。

「王天正，你過來幹嘛？」謝紫心單手插腰，同樣也帶上不滿的情緒回話。

「謝紫心，妳在幹嘛，妳怎麼跟文雨寒在一起？」王天正皺緊眉頭，「我還沒把事情給搞清楚，妳就要讓問題愈來愈複雜嗎？」

「我說過了，梁音跟我之間的事情不用你來管，我不想談！」謝紫心口氣強硬的說，她迅速轉頭，黑色長髮這麼一甩差點打到王天正，「雨寒，我們走。」

「喔。」我應了聲，剛想往前走又被王天正的話叫住。

「不准，謝紫心妳今天一定要把話說清楚。什麼東西不能談的？好啦，妳們大概是吵架了，可是妳覺得妳有辦法處理嗎？」他沉聲低喝，大概想裝出氣勢意圖威脅謝紫心，但效果不彰，最起碼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你是來堵我的？臉書私訊沒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就來堵人真是勇氣可嘉。王天正，這事你沒得介入。你如果真的擔心梁音就自己去問她，問不出來你的事，別在這丟人現眼，這可是我的學校。」謝紫心嗔怒的說，她所言不差，這附近已經有一些比較晚放學的高三學生出入，他們的爭吵引起少數人的注意，路過的無不伸長脖子往這頭湊過來。

「妳幹嘛不講？拜託，就算妳跟梁音是為了感情問題起爭執，或者女生間的誤會，我都可以幫忙啊！」

「我不需要回答你。」

「更何況啦，梁音人很內向、溫柔，怎樣都不會惹妳生氣吧？謝紫心，我也不相信妳會沒事找事做，把欺負她當樂子，妳看看她都傷心得在寒假——」

「閉嘴！誰跟你說梁音人很好？她很溫柔、很善良？我這輩子沒看過像她一樣這麼噁心的人！」謝紫心勃然大怒，聲音剎那變得尖銳，她大步跨到我旁邊不顧我的意願拉起我的手，「文雨寒，走！」

在我被半拉半自願的拉離圍觀現場前，陰暗燈光下，我看到王天正比來時更加茫然不解的表情。

他神色莫名的看向我，而我只能回他一臉無奈。

謝紫心直到校門口才甩開抓緊我的手，衣服下的手腕皮膚殘留痠痛感，她一言不發朝公車站走去，沒有再回頭和我道別。

「從來沒有看過像她一樣噁心的人……？」

我拉上制服外套走回家，心裡默默重新審視梁音這個人。

梁音臉上戴著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鏡，瀏海幾乎遮住半邊臉，瘦瘦的看起來很弱不禁風，班上名次穩定維持前十名，就是個乖學生。她講起話來聲音細小溫吞，沒出聲時就一副生人勿近的鬼樣，因為被全班排擠的關係很少看得她的笑容，實在很難判斷她實際上是怎樣的個性……

我以前只粗略認定她是個無辜被欺負的弱女子，比如現在輕小說裡被大家欺負的女主角，看來是我想得太簡單了嗎？

謝紫心跟梁音之間到底有什麼難言之隱，還讓梁音不惜忍受謝紫心的欺凌，並替謝紫心脫罪，嫁禍於我？

不得不說，這下就連我也好奇了。

回到家關上銀色鐵門，正想脫鞋鑽上二樓，我方踏上玄關，立刻被爸爸叫住。

「雨寒。」他身上穿著媽媽昨晚燙好的淺藍色襯衫，應該才剛下班回家，理論上會坐在沙發看電視等著吃晚餐，怎麼跑來樓梯間堵我？

我都要以為是王天正叫我爸有樣學樣……

「什麼事？」我壓下自己詫異的情緒，用平板單調的聲音開口詢問。

「那個啊……」突然被反問讓他有點手足無措，猶豫的搔了搔頭，似乎在苦惱怎麼表達。

「沒事的，爸爸，你說吧。」

「爸爸聽妳導師說了，班上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爸爸想問妳心情有沒有受影響？」他將眼神撇到我旁邊的鞋櫃去，忐忑不安的模樣落在我眼底，看得我有些難受。

我嘆口氣。

「沒有，我跟你說過了，那件事不是我做的，我只是不想讓老師煩惱這個。」

他皺著眉，走到我眼前似乎想抬手安慰我，卻在抬起的瞬間放棄。

好尷尬。

好想趕緊離開現場。

「我知道……雨寒啊，妳不用擔心，我會請老師再查清楚——」

「別老師老師的念。」我繞過他，揹著書包踏上樓梯，目光直視前方，「你就叫他張清吧，我說了我不會介意。」

※

第一次段考將至，這個禮拜謝紫心變本加厲，天天拿國文的問題來問我。她的數理還不錯，但國文成績是全班倒數的爛，她永遠搞不懂課本裡的古人是怎麼想的，對新詩背後真正的涵義更是一點興趣也沒有。

但會考的東西就是會考，再怎麼沒興趣都得讀。

「所以說！為什麼這題答案是三個？『為』的意思只有這邊跟這邊的一樣吧？」謝紫心啪的一聲把剛發下的平常考考卷拍到我桌上，毫不客氣地坐在我對面，一臉理直氣壯。

我低頭瞥過一眼被紅筆畫得亂七八糟的考卷，從鉛筆盒裡拿出藍色的圓珠筆輕輕劃記題目。

「還有這個，妳看翻譯就會知道，這邊的為也有被動的意思。」

謝紫心不滿的鼓起嘴。

裝什麼可愛啊？

「我沒有翻譯。」

「老師不是有發補充講義嗎……」

「丟了。」

「蛤？」

「不見了。」她雙手一攤，無辜的大眼盯著我看，像是要沁出水似的。

「我找給妳，等我一下。」我嘆口氣，把吊在桌側的書包放到腿上開始翻找之前塞進去的補充講義。

教室裡吵雜的人聲成功填滿我們之間的沉默。

「欸，文雨寒，段考完我們去玩好不好？」謝紫心突然提出邀約，讓把補充講義放到桌上的我頓時有些反應不過來。

「去玩？」

「去逛街、看電影、吃飯，怎麼樣？還是妳想去哪裡？」謝紫心湊到我面前，露出調皮的笑容。

那天她跟王天正大吵過後，我沒向她問起梁音的事，而她也沒向我說明，只有王天正三不五時用臉書私訊我，硬拉著我玩聯想遊戲，要我推敲謝紫心跟梁音之間的秘密。

「我比較想待在家看影片、聽音樂。」我拿起放置在桌角的手機晃了晃權作示意，她眼珠一轉，伸出拇指和食指夾走我的手機，好奇的開始翻看。

「妳都聽哪些音樂？畢書盡？韓團？還是……這什麼？」她滑過我的音樂曲目，將手機螢幕轉向我。

「不就是《雙拋橋》嗎？這首歌是取材自《閩雜記》的——」

「停停停，怎麼又是國學常識，煩死了。」

直到上課鐘響前謝紫心都拿著我的手機在翻閱我的音樂曲目，當我狠下心一

把搶回手機叫她回自己的座位坐好時，她又鼓起嘴裝委屈，我白了她一眼，然後轉到側邊把書包跟手機放好。

那個瞬間，我看到事件後幾乎不曾開口發言的梁音，用一種絕望而失魂落魄的眼神盯著我。

倏然被浸入冰水浴的驚愕，寒意伴隨雞皮疙瘩爬上腦際。

僅只須臾，她避開我的目光，慢條斯理的從抽屜裡拿出物理課本，彷彿我們的眼神從未交會般泰然自若。

※

新竹的陽光總算回來了，剛考完試的大家無不興奮衝向校門，爭著跟太陽打招呼。在喧鬧擁擠的人群裡夾雜下課鐘聲，陽光無力的攤倒在街上，濕潤的空氣依然消散不去。

謝紫心走在我身前，她把書包放在教室，只留為了逛街特地從家裡帶來的淺藍色側背包在身邊，那套醜醜的制服外套和制服，早在她考完試跑進廁所時就換掉了。

相比她身後的我，自然要賞心悅目的多。

「走吧！先去車站逛一下衣服！然後是吃飯！最後是看電影！」謝紫心朝著晴朗的天空興奮大喊，三步併兩步走到公車站等車，旋身向我打招呼，「快點，妳有悠遊卡吧？沒有我可以借妳。」

我無奈地從書包裡掏出方形格菱紋皮夾，「我有，不用麻煩。還有就是，我能去書店等妳逛完衣服嗎？」

「不能。」

「那我可以邊等妳邊聽音樂嗎？」

「可以。」

我淪落到連聽音樂都要謝紫心允許了。

反正也沒什麼事，我這麼說服自己，今天才會答應謝紫心出來晃晃。她身旁原本有一群要跟著去的同學，在我的堅持下她拒絕其他同學隨行的要求，單獨和我逛街。

謝紫心的活力十足，她連續逛了五家服飾店，強制把衣服往我身上套不說，套完也沒有要買的意思，倒是幫自己買了不少衣服——自然提東西的粗活就得是我做。

看著她悠然自得的穿梭在人群中試衣服，好不容易拒絕她再拉我試穿的舉動的我站在服飾店門旁，吹著殘陽下氣勢強盛的冷風。

老實說，我實在不確定再陪謝紫心玩下去，還能有什麼收穫。

謝紫心確實漂亮，而梁音也長得不差，如果引發爭執的是男女情事，那一點也沒有我跟王天正介入的餘地。這麼說當然不是因為她們都長得很好看，只是情愛這種東西……不是什麼三言兩語就能解決的事情。

「要不要吃冰淇淋？」她從最裡頭殺出血路後，丟給我一袋粉色的紙袋，抬手指向最近主打新口味冰淇淋的超商。

「不好吧？等等不是要吃晚餐……話說妳已經買了五袋衣服，我連塞好耳機的手都沒有。」我艱難的換手提袋子，試圖空出手把快掉出來的耳塞式耳機捅回耳裡。

謝紫心回頭打量我，噗哧一笑。

「我來弄啦。」她的手伸過來將耳機塞回原位，抽手之際，鼻尖飄忽著她身上散發的淡淡玫瑰香。

「……妳香水擦得有點多。」

「這款很好聞啊！我為了今天特地挑的！」謝紫心挑眉，露出滿意的笑容，帶上專屬於羞澀的色彩，「很棒吧？既然妳注意到了就代表挑得好！」

「什麼說法……還要不要去吃飯？我手很痠。」

學生能拿出來吃大餐的錢不多，即使如此謝紫心依然挑了間價格稍高的義式餐廳，還是套餐的那種，有前菜與湯品以及甜點。如果我是男人的話，今天的行程估計就算是約會了。

晚餐過後看了下時間，也差不多要八點，走出餐廳後隔著一條人行道就是小型的親水公園。我向謝紫心揮了揮手正想走過公園去等公車，左手被突如其來拽住。

「做什麼？」我不悅的回過頭，對上謝紫心整個人貼過來的舉動和視線，頓時不知道該做何反應。

她的胸口貼緊我的手臂，一般情況下我應該心跳不止，甚至誤以為她想跨越性別障礙跟我告白。但那雙眼睛卻恍如瞪視敵人般凝視著我，敵意深入眼瞳，剎那奪去我言語的能力。

太陽早已消失在空中，晚風吹拂過身畔，而我竟感受不到一絲寒冷。

情緒丕變如陣雨，好像在我轉身之際，她便遭遇什麼重大打擊。

「謝……」

如雛鳥輕啼，膽怯而軟弱，我機警地望過去那片公園的黑暗，沒來得及看清來者何人，身旁的謝紫心率先發難。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妳這傢伙一定會跟來！」謝紫心咬牙切齒的轉頭朝那個人大吼，完全不要面子的發洩方式嚇跑一票過來散心的情侶。

那個人大著膽子走向我們，昏黃路燈下，我總算看清她的模樣。

是穿著便服的梁音。

本來綁起的黑髮散落在肩頭，眼鏡下的眼神未明，她死咬著雙唇，血色全無，搭配她一身印有白兔子的黑色帽T顯得特別蒼白。

「梁音？」我下意識開口。

謝紫心雙手抓緊我的手腕，指甲狠狠嵌進我的皮膚。

「謝、謝紫心……妳為什麼要……妳明明就……」梁音身上穿得不多，冷風讓她微微發顫，她目不轉睛盯著謝紫心，而她愈是靠近，謝紫心抓得我愈緊。

「怎樣？妳有意見嗎？」謝紫心憤怒地大吼，試圖裝出高傲的笑意卻徒勞無功。

「妳明明……妳明明就……」梁音再度露出失魂落魄的神情。

「兩位，有什麼問題好好講，或者不方便的話我可以先走一步……」

「不准！」謝紫心死拉著手的程度差點能把我的一隻手臂卸下來。

梁音突然轉移目標。

「文、文雨寒。」她結結巴巴的開口，又是前幾天那副絕望的模樣，這次雙眼甚至泛起淚光。

「幹嘛？」

她猛然往前跨了一步，謝紫心意欲將我向後拉，卻反被我壓制住。

「我對、對不起妳……可、可是……」梁音開始哽咽，泛紅的鼻子讓她的臉上多了點血色，「妳、妳從來沒注意過我……」

「夠了！妳這噁心的東西，離我們遠點！妳又要像那天一樣搞一齣委屈落淚的戲碼嗎？妳滾！文雨寒我們走，不要理這瘋婆子！」

高分貝的尖聲鶴唳，不由得使我情緒浮躁起來。她們兩個就像在一場拉鋸戰裡拉扯著我看不清的對錯，彼此傷痕累累的堅持在戰場上，態度卻大相逕庭。

「冷靜點謝紫心，好歹我有權利知道妳們在搞什麼吧？」我冷聲阻止謝紫心的行為，朝梁音踏出一步。

謝紫心憤怒的在原地跺腳。

「文……」

「梁音，妳剛剛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梁音身形微縮，原本就不高的她此刻看來特別渺小。

她放開咬出牙印的下唇，伸手抓緊自己的左手臂似乎想平復自己發顫的本能。

「文、文雨寒——」

「我喜歡妳。」

※

我固然是個很無聊的人，但我也會像個小女孩一樣幻想被告白時的場面，雖然不會到美麗白教堂或燭光晚餐時告白那樣扯，至少是很平淡溫馨、伴著微風兩人相視而笑的時刻。

反正無論如何絕對不可能是寒風冷冽的黑夜裡，兩個女人互瞪的畫面。

「這、個、嘛……」我放大音量，打破梁音告白完的沉默，「嗯……妳期望我做什麼反應？」

此話一出，我已經有會傷到她的心理準備。

「我、我只是……就……」梁音渾身一顫。

「她只是想用這個方式吸引妳的注意啦！」謝紫心惱怒說道，「真好笑！妳這傢伙都能找自己的暗戀對象背黑鍋，還有什麼事不能做的？現在又要來做什麼？就只是告白？」

「那是因為！」梁音的聲音變得強硬，「文、文雨寒，妳從來都不跟我說話、也不看我。那、那一天妳道歉的時候，我很愧疚、可我也、也好高興妳終於看著我、對著我說話……」

充盈在眼眶的淚水終於落下來，她抽噎的聲音像在打嗝，聲聲如警鐘打響在我心頭，難以言喻的違和感衝上腦際。

「是嘛！妳就是這樣對妳喜歡的人嘛！」謝紫心在旁邊冷嘲熱諷，「我現在就要送文雨寒回家，妳可以旁邊去嗎？這邊可沒有妳容身的地方喔！」

我深吸一口氣，逼迫自己冷靜，空出的手揉平擰起的眉心。

「謝紫心，妳先冷靜點。妳們誰可以告訴我，這整件事包含霸凌的部分都是怎樣的來龍去脈？」

此話效果奇佳，不只謝紫心冷靜不語，連梁音都閉上嘴不說話。

感覺也不錯，至少我有時間能整理思緒。

嗯，我想這種難堪場面的告白，應該沒有我考慮是否要交往的餘地。反正拒絕是必然的，此刻窘境在於她們之間沒告訴我的秘密。

本來這就不甘我的事，被告白後喜歡就接受、不喜歡就發卡，但梁音的狀況比較複雜，萬一我拒絕了她又自殘的話……

腦海裡不自覺浮上奇怪的念頭。

我回過神，定眼望向哭得唏哩嘩啦的梁音。

「那個，猜錯的話我道歉。」

「什麼？」

「梁音，妳該不會、也對謝紫心告白過吧？」

「嗯。」梁音的反應出乎意料地平靜。

我看向不知不覺鬆開我手臂的謝紫心，她沉著臉皺緊眉頭，那雙燃燒怒火的眼眸在梁音身上徘徊，開口道，「所以呢？跟這個女人有什麼話好講的？」

「沒，我只是想搞清楚妳們在糾結什麼。」我攤手。

「文雨寒，妳不覺得她很噁心嗎？把錯全推到別人身上還一副無辜委屈的樣子，看了就讓人倒胃口！」

這話可難說，我還不清楚霸凌的原因啊……

「我、我沒有……」梁音急於辯解，立刻被謝紫心掐去尾音。

「妳沒有？好，既然妳還有臉跟蹤我，我現在就跟妳說清楚講明白。」謝紫心不再退後，她大步往前走近梁音，露出憤恨而趾高氣昂的模樣，下巴微抬，「我討厭妳裝可憐、自殘討人關心，妳最好以後都別跟我說話，今天跟蹤我這件事我會再找時間算帳！搞清楚，錯的人可不是我，妳沒資格站在我面前批評我！」

「那妳為什麼要跟文雨寒那麼好？」梁音哭著質問謝紫心，她的膽子似乎變大不少，大概是無所顧忌了吧？

「干妳什麼事？怎樣？吃醋了？不滿了？妳腦袋在想什麼我可是清楚得很！」謝紫心冷冷一笑，「我可是想跟文雨寒當好朋友，妳咧？抱著交往的心態成天幻想她跟妳在一起的畫面，噁不噁心？」

「夠了謝紫心，我們不需要那麼引人注目……」這回換我想拉走謝紫心，現在人少還好，她們愈是大聲就愈容易吸引群眾。

「我、我……我都跟妳道過歉了，妳為什麼要逼我？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啪！」

不留情面卻也不夠乾脆的巴掌，映在梁音蒼白如紙的臉頰上。梁音沒有吭聲，任由淚水打溼那片漸漸浮起的嫣紅。

謝紫心輕喘著，揮過去的右手還微微顫抖。

「道過歉就不當一回事？換了暗戀對象就想撇清關係？」她壓沉嗓子，仿若暴風雨來襲般陰鬱、令人懼怕。

「謝……」我深恐她們之間會再有什麼大動作，謝紫心的情緒非常不對勁，而梁音的狀況亦同。

所以當謝紫心嘴角微勾，如風雨後晴朗天空的白雲輕囁時，我沒有反應過來。

「那我呢？」她低喃。

「什——」

「那我呢？妳把被妳背叛的我放在哪裡？妳帶給我的痛苦還清了沒？」

「對不起，可是——」

「那我呢！」謝紫心用盡最後的力氣大吼，回音響徹整座公園。

「住嘴！」

我不悅的大喊一聲，頓時扼殺周遭所有聲音。

「信不信妳們再吵下去就換我翻臉？」我走上前，空出一隻手抓住謝紫心的手臂，看著飲泣的梁音，「我說過有話好好講，誰讓妳們在這邊又哭又喊？」

沒有人回我話，人群被嚇跑的公園，此刻杳無人聲。

嗯，很好，總算有我插話的空間了。

「妳們想激動是妳們的事，但現在是我被妳們的事捲進去，妳們自己吵起來還把我晾在旁邊是怎樣？」我帶著強硬且不容反駁的語氣開口。

「和妳無關。」謝紫心低下頭冷冷的說，瀏海蓋上她的雙眼。

「真的和我無關？妳最近頻繁跟我接觸，就是為了讓梁音按捺不住跑來質問妳或我是吧？我不會計較妳利用我的事實，但妳搞清楚，我本來不想淌這個渾水。」

「文雨寒，那個，我真的不是有意要……」梁音說。

「還有，梁音，很抱歉我現在無法回應妳的感情。」

「咦？」大約是沒預期會得到不上不下的答案，梁音傻在原地。

「如果妳們的大吵大鬧能吵出結果，問題不會到現在還無法解決，我不管還有多少糾葛沒釐清，我們三個現在都需要冷靜一下。」我看了看謝紫心，又望向梁音，「梁音，給我時間，在我跟妳談之前，我希望妳不要擅自傷害自己。」

「好……」

「那就回去吧，我們之後再解決這個問題。」我把謝紫心半拖半拉總算逼使她移動，「雖然明天周末，但我也不能在外面待太晚啊。」

跟梁音揮別後我拖著安靜不語的謝紫心到公車站才放開她，料想這時候她再衝回去找梁音估計人也走了，但她卻沒有要移動的意思。

我放棄將裝衣服的袋子塞到她手中，默默等著她講話。

「……謝紫心，我拜託妳不講話至少也把袋子提走。」

「妳在生氣。」謝紫心的聲音十分平靜，整個人很像被潑一桶冷水，方才的激動狂亂不見蹤影。

我就不能有脾氣嗎……

「現在沒有了，剛剛的場面如果不強硬點，我擔心妳們再吵起來。」

「喔。」

「喔什麼……拿袋子啊。」

「我今天晚上可不可以睡妳家？」

「睡我家？」我茫然的複述。

不得不說，我真的沒搞懂謝紫心在想什麼過……

※

第一次帶女性朋友回家，我父母很是高興，尤其謝紫心雖然才剛跟人吵架，整個人略顯狼狽，在大人面前依然保持禮貌的態度跟從容大度的溫和，深得老人心。

我二話不說把父母親打發掉，再將謝紫心推進浴室後，回到房間打開電腦，開啟 youtube 首頁上標示我的收藏的影片。

六坪大的空間安靜無聲，唯有戴上的耳罩式耳機裡傳來熟悉的樂音。

然後我開始發呆。

「在聽什麼？」謝紫心一推開門脫口就是這句話，她一手拿著換洗衣物跟吹風機另一手壓著擦頭髮的毛巾，穿著我父母從衣櫃裡翻出來的乾淨棉質休閒服，整個人散發剛洗完澡的溼氣。

「就手機裡的那些。」我隨口應道，「怎麼不在浴室裡吹頭髮？」

「我討厭濕濕的浴室。」

「好吧，那我去洗澡，電腦跟充電線隨妳用。」我聳聳肩，起身走去衣櫃拿衣服。

等我洗好澡、把衣服拿去洗衣籃放好回房間時，看到謝紫心梳好吹乾的頭髮坐在我本來坐的位置，電腦螢幕上是她臉書的畫面。

我摸了摸鼻子，默默到床上找舒適的位置坐下來，點開手機聽起音樂繼續想事情。

「妳不問我為什麼要住妳家嗎？」謝紫心回過頭，烏黑的雙瞳凝視著我。

「妳如果願意講我當然願意聽。」我嘆口氣，伸手將耳機拔下。

謝紫心沉下臉，頭轉回去面對電腦。

現在是非要我主動說話就對了。

「那好，我就不問妳這個。」我說，「妳很常住別人家嗎？」

「偶爾，國中時很常住梁音家。」

「也就是說妳只跟妳信得過、能深交的朋友一起睡對吧？」

「妳是什麼意思？」她抿嘴瞥了我一眼。

「說錯了我道歉。我只是認為……妳看起來沒有大家想像得那樣，有很多朋友……之類的。」

謝紫心沉默著，但本來移動滑鼠的手停了下來。

「這麼說吧，妳在意的東西其實很少。往自己臉上貼金蠻奇怪的……但不可否認，妳所謂好朋友的位置，大概除了梁音就是我了吧？」

「沒有梁音。」謝紫心說，「她背叛了我。」

「嗯？所以到底背叛是怎麼回事？不是她向妳告白然後妳拒絕而已嗎？」

謝紫心將椅子轉到面對我的方向，神色凝重。

「我跟妳說吧。」她眼神飄遠，聲音帶著不夠明亮的沉重，恍如深吸一口氣後跳入泥淖般的決絕。

「我跟梁音和王天正，是在國二時變好的。因為我長得好看、成績還可以、又好相處，就像高中這樣班上很多人都跟我不錯。王天正則是因為坐在我旁邊老是纏著我，而梁音又喜歡看王天正搞笑我才跟他好，我心目中的好友只有跟我坐在一起的梁音。她很溫柔、善解人意，那個時候還沒有現在陰沉……反正就那樣，我拜託她幫我寫作業她也會做，幾乎是我所有的要求她能做的都會做。可是會考結束後，梁音突然跟我說，她好像喜歡上我了……」

「好像？」

「我不知道。」謝紫心用厭惡的語氣回應我，「超噁心，我一想到原來她跟我那麼好都是有目的、想要我也喜歡她，就渾身不舒服。我這麼相信她，跟她當了兩年的好朋友，結果她居然是這樣回報我的？」

「那個，謝紫心妳不覺得妳反應有點激烈過頭嗎？」我輕咳，「再怎麼說妳都不應該歧視同性戀。」

「不一樣！」謝紫心惱怒的輕吼，「我認同同性戀，反正我不是，所以不要影響我啊！幹嘛要喜歡上我？」

……因為妳吸引到人家啊。

「她覺得受到委屈，那我咧？對，我就是寧可她告白！我想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她卻老是露出期待的眼神，很煩、非常麻煩。所以我開始討厭她、生她的氣，就算她轉移對象喜歡上妳好了，我的好友還是不見了、沒有了。」

我點頭表示自己有聽見。

「可是告白了為什麼不能做朋友？」話才剛問我就有點後悔，這句疑問如果是問梁音，估計她又會哭出來。

對先喜歡上的人而言，告白後還當好朋友確實是痛苦的。

至於怎麼痛苦我不知道，很幸運的我到現在還沒喜歡上人過。

可是爭執發生了為什麼不能和好如初？
其實這是同樣的道理。

「妳問我？」謝紫心一臉妳在問廢話的表情，「我跟她以前是會睡在一起的喔，萬一告白後我還是跟她一起睡，她會不會想對我幹嘛？」

「嗯……我很難回答妳。」

「所以說——」

「喔，不是認同妳的意思。」我正色地說，「梁音我不熟，但以我對她的了解我想她不會對妳幹什麼。妳沒答應跟她交往，她肯定不敢動手吧？」

謝紫心語塞，似乎有口難言，她氣得直跺腳。

「妳可以疏遠她、罵她，這都很合理。但是在愛情之前，她跟妳還是朋友。」我不管她的腳發出多大的噪音，照樣繼續講。

「不可能！我就是不能接受她用那種眼神看我！好像我拒絕她、我排斥她是我的錯！」

「好吧，過去的事情還是先擱著好了。」我聳肩，「梁音現在喜歡的是我，不是妳了啊。她不會再用妳討厭的眼神看妳，也不會對妳有友情以外的期待，這樣妳還是不能接受？」

謝紫心憤恨的瞪向我，雙手抓在棉質休閒服上絞緊出皺褶。

「那我承受的痛苦咧？誰來負責？我就活該死好要吞下來嗎？」

我想到前幾個小時，她對著梁音歇斯底里吼出的話。

是不甘心吧？不甘心自己從被告白後經歷了情感上的衝擊，卻因為梁音不再糾結，那齣戲只剩自己在演；不甘心自己曾將對方視為好友，最終對方棄她而去，獨留自己苦守過往。

我輕嘆口氣。

可那又如何呢？不甘心之後，做什麼會讓自己好過一些？除了一遍遍在腦海重播痛苦，不讓自己忘記恨意，還有什麼幫助？

「不能試著放下嗎？」

「放下？」謝紫心提高音調，語氣充滿嘲弄，「只有我要放下，梁音就可以被原諒？妳——」

「謝紫心，沒有誰對誰錯。」我平靜地打斷她的話，「妳不原諒梁音，那她就不會被原諒，選擇原諒與否的決定權在妳。我只是要告訴妳，如果不放下，受傷的會是妳而不是她。」

「什麼叫受傷的人是我？」謝紫心眯起眼，「我才沒有受傷！」

「因為拿這份痛苦折磨妳的人，是妳自己。」

謝紫心倏然安靜下來，她停止一切發洩情緒的舉動，低首不語。

我從床上爬起來，走到謝紫心旁邊伸手輕拍她的頭。

其實不見得要這麼做，但我能明白她此刻的心情是壓抑且茫然的，才想適時給予一點鼓勵。

「謝紫心，放下很難，我知道。」我目光看向他處，正巧瞥到床頭櫃上泛黃的藍色相框裡塞著的一張家庭照，「但妳非得學會。妳仔細想想，如果妳再為所欲為的欺凌梁音，後果會如何？是她再次誠心跟妳道歉，還是再次自殘？妳想要的友好關係已經回不來了，那妳期望她的道歉能讓你心情多好？或者道歉後，妳又真正獲得什麼？」

「……文雨寒，妳話真多。」她悶悶地說。

「我大概就這種時候話最多。」我不置可否的回應，「況且梁音也跟妳道過歉了。」

「回頭看看過去的妳跟她，也許還是很痛苦的。可妳的朋友不會只有她一個，做不到和好如初，至少不要再拿這份感情傷害妳曾經重視的她，還有已經傷痕累累的妳。」

當我把手伸回來，謝紫心才抬頭看我，眼眸裡既是猶豫又是懊惱。

「算了，我累了，我懶得再跟妳扯。」

「喔，那就睡吧，不介意擠同一張床吧？」我打量房間裡唯一一張雙人床，料想她真不想擠我就從衣櫃裡翻被子打地鋪。

「廢話，介意的話我來住做什麼？」

「嗯，好吧。」

我看著謝紫心略帶怒意的爬上床，默默把電腦關機。

為什麼會想住別人家？

為什麼那麼在乎梁音？

我想那是因為，即使朋友再多，謝紫心心裡還是很寂寞的吧。

※

隔天一早將謝紫心送出家門時，我父母還很熱情的要多留她一天，在我各種眼神示意下謝紫心很有禮貌的婉拒邀請，提著大肆採購的衣服離去。

剛考完段考的周末應該是能悠閒地享受音樂的時光，可我一點也沒那個心情——梁音的事情還沒處理好。

稍微把考前隨意放置的教科書籍和講義收進書櫃，我坐在電腦前點開《雙拋橋》來聽。

之前跟謝紫心瞎扯這首歌的來由，說到底也不是我喜歡歌曲的原因，單純就是好聽，卻是愈聽愈心酸。

就像面對謝紫心跟梁音，愈是釐清就愈難以解決。

從純粹的情感，一層又一層堆上痛苦跟執著，最後變得苦澀。

下午時我的臉書再度不平靜起來，透過耳機傳來的訊息咚咚聲特別惱人，我關掉靜了音的網頁遊戲，瞥眼一看。

「在吧？謝紫心跟我說，昨天晚上她睡在妳家？」王天正灰色的大頭貼跳進臉書介面中。

「怎麼？她跟你說的？」我敲字回應，真沒想到謝紫心會把這檔事跟王天正說，我還以為謝紫心跟王天正之間的友情在那天放學時就到盡頭了。

「我問她的啦，她那種人怎麼可能直接跟我講？」王天正那頭回得很快，「梁音跟謝紫心什麼話都沒跟我討論，我要處理就一定要主動問，超級累。」

「嗯。」

「我跟妳講，我這邊總算有點進展了，妳要不要聽聽我都查到什麼？」

「什麼？」

「這個妳肯定沒聽過，梁音跟謝紫心是在暑假的時候感情變差的。我回去想了想，我記得暑假有一次我怎樣都連絡不到謝紫心，本來想跟她說有幾個國中同學想趁暑假去台北玩，問她要不要跟，結果我臉書找不到人就算了，她連手機都不接，超扯。後來我打給梁音，才知道原來謝紫心那個時候住在梁音那裡，手機忘記帶。」

「這個跟她們感情變差有什麼關聯嗎……」

「有啦！我就跑去梁音家找她啊，結果發現梁音跟謝紫心跟仇敵一樣各站在客廳的角落，搞得好像我闖進什麼分手擂台。後來謝紫心說要回家拿手機，二話不說就把我拖回她家，也不管梁音在後面講什麼對不起。」

我停下打字的双手，看著王天正傳來的訊息開始整理資訊。

照這樣來看，王天正講的事情是謝紫心和梁音告白之後才發生的事，謝紫心說梁音總是帶著期盼的眼神看她，讓她特別厭煩，該不會就是住在梁音家時發生的？

嗯？等等，好像有那裡不太對。

「為什麼你會找不到謝紫心？你沒有她家電話嗎？」我敲出字回復王天正，如果找不到人通常都會打家電確認吧？除非是住校或者長大出社會租屋在外。

「忘記講了，梁音的爸媽跟謝紫心的爸媽是同事關係，他們的工作單位剛好辦出國旅遊，好像是去捷克，那個時候他們不在家。」

「喔，所以謝紫心才會住梁音家，因為兩個女孩比較好照應？」

「大概吧，本來謝紫心想住奶奶家，可是她奶奶剛好住院。」

看來謝紫心當時就在排拒梁音的接觸了，告白事小，恐怕是梁音對愛情的期待嚇著謝紫心，才讓她真正討厭起梁音。

不對啊，這些王天正本來就知道吧？

「了解……但你本來就知道了，你是查到什麼？」

「齁，我還沒打完字啊。於是乎我最近又回去問幾個很要好的國中朋友，其中有一個叫旻佑的跟我講，其實他暗戀謝紫心很久了，他寫過情書給謝紫心，可是沒有下文，還以為是謝紫心討厭他所以不回他，結果你知道嗎？他在梁音的抽屜裡發現情書！」

喔，因為梁音受不了有男生跟謝紫心告白嘛。

「為什麼會吵架咧？因為梁音受不了喜歡的男生跟謝紫心告白嘛！」

我說這什麼從頭錯到尾的結論啊……

「這個就是三角戀啦！梁音喜歡旻佑，而旻佑喜歡謝紫心。旻佑之後就沒提這件事，他說梁音也不錯，上課的時候會偷偷看著他。說來旻佑也笨，他還以為梁音會跟他告白，結果沒有，大家就這樣畢業了。」

「嗯，然後？」早在八百年前就放棄跟王天正認真討論的我，很敷衍的附和他。

「不是吧？這麼簡單的推論妳推不出來？當然是她們住在一起的時候，謝紫心發現梁音藏起來的情書，然後大吵一架啊！」

「很棒的推理。」

「我就跟妳講到這邊，再多的資訊我還在確認，有什麼確定的或可以講的再跟妳說。」王天正再度自顧自結束話題，似乎沒看出我在敷衍他，很乾脆的離了線。

怎麼說呢……笨蛋也有笨蛋的好。

謝紫心對梁音抱持的情感很是複雜，從最初的友善、接納到後來抗拒、厭惡，讓其產生變化的化學要素便是梁音的告白。

我想謝紫心不是那麼不近人情的人。

昨晚跟她長談後，我發現她並沒有想像中的倨傲、自視甚高，也許身為班級中心點讓她變得有些驕傲自豪，仔細觀察還是能感受到她內心對友情的渴望。

而正是這份渴望，害她對梁音的告白心存芥蒂。

這不僅僅是她想像中的友誼被對方打碎而已，面對心存期盼的梁音，她既無法回應又不知如何是好，一次次摩擦之下，她再也無法承受心中的怒火，全數發洩在梁音身上。

有趣的是，發洩之後的謝紫心感受到的不是愉悅，而是更深沉的怒火與焦躁。

對一個朋友執著到如此的地步，我還真不能理解。

「雨寒，我可以進去嗎？」房門外的敲門聲瞬間將我拉回現實，我愣了半晌，默默將電腦上撥放的音樂關掉拿下耳機，神情木然的轉向房間門口。

「可以。」

爸爸端著一盤削好的蘋果，輕手輕腳打開門，露出溫和的笑容。

「今天回去的女生叫謝紫心對嗎？」他把盤子放在書桌上，開口道。

「嗯，班上的同學，你去問張清應該比較清楚。」

剎那，他臉上出現扭曲的表情。

怎麼了？

我不著痕跡地偷偷看著他，卻不見他有其他反應。

「喔……同年紀的比較聊得來啊。」

「……謝紫心跟大家都很好。」

「嗯！以後可以讓她多來家裡玩……」爸爸不安的搔著頭，似乎想找別的話題聊，「嗯，那個……」

我從他端來的盤子裡翻出叉子，叉了一塊蘋果。

「不好吧，平日我們都要讀書，假日也不方便。還是說偶爾你們也想出去約會？」

爸爸瞪圓一雙眼，幾乎是不可置信地張大嘴。

「這、這……」

「幹嘛？」

「雨寒妳是……所以妳已經不會在意了嗎……」他吐出的話語如雲煙般輕盈，卻重如鑄鐵。

我輕擰眉頭，壓抑內心幾欲反駁的慾望，若無其事地吞下蘋果，任憑鮮甜的水漬滲入心頭。

。

放下很難，無論是傷害人的一方，還是被傷害的一方。

雖然傷口不會消失，但願能有結痂的時候。

「以後再說，先讓我吃完蘋果。」

※

和梁音對話特別的難。先不說主動找她講話會惹人非議，她在那天過後也沒再和我說話，上下課眼神很刻意的躲過我。本來想讓王天正通知一聲，想了想，又打消念頭。

「妳要跟梁音說話？」謝紫心接過超商店員遞來的兩隻冰淇淋，訝異地看著我。

最冷的月份已過，初春的暖陽灑落在人行道上，冷風不再冷冽。這時節便利超商推出新口味的冰淇淋很是奇怪，但有許多學生樂意買單，畢竟憋了一整個冬天，大家都想好好享受漸暖的天氣。

「上次說了要跟妳談，謝謝。」我拿了其中一隻冰淇淋，跟著她走到一旁空出的位子坐下，「我還沒回覆妳的告白。」

「那有什麼好回覆的，當然是拒絕啊。」謝紫心皺眉，把黑色的圍巾卸下放在書包上，舔了一口冰淇淋。

「我還想跟妳談點別的。」

「是可以談什麼……話說，妳該不會對梁音有意思吧？」

「妳想太多了，我真的要對妳有意思那天就會點頭了好嗎？」

「那就好。」謝紫心一副了然於胸的樣子。

沁涼的草莓味透過舌尖刺激著神經，我沒有接話，只是專注地將手中的冰淇淋吃完。

「妳如果真的找不到辦法跟梁音講，我幫妳跟她約時間。」

還好我把食物吃完了，不然我會把自己噎死。

「什麼？」我不可思議的盯著謝紫心，後者略感不自在，不情不願的瞪回來。

「怎樣？又沒那麼難，我是不想跟妳講話，但該噏的我可沒少噏過。妳對妳有辦法的話妳們要談沒差啊，快點啦，要約什麼時候？」

「喔、好，那就……看她哪天放學有空，約在教室聊個天之類的。」

「教室？」謝紫心質疑，「妳是想等教室的人全走光？」

「是這樣沒錯。」我看向外頭西下的夕陽，暖澄澄的色彩填滿我的視線，「靠妳了，如果妳那天沒補習的話，幫我把同學們帶出去。」

後來謝紫心真的聯絡到梁音，也很順利的約好時間，這讓我暗自佩服不已。

約好要談事情的這天，謝紫心剛好沒要補習，她在掃地時間跑到講台跟大家說晚上想去逛街，搶購某家平價服飾店的優惠，問看看有沒有人要跟她去。這一喊喊出不少之前覺得她改了性格成天只跟我這悶葫蘆相處的女同學，一時間教室鬧哄哄的，都在討論帶了多少錢、衣櫃還缺哪些衣服。

「這效率真不錯。」

放學後，我環視幾乎空無一人的教室，除了坐立難安、眼神被逼得亂跳的梁音還有我，這個教室沒別人了。

我深吸一口氣，把自己的木椅拉到梁音旁邊，試圖讓自己不那麼氣焰高漲。

真奇怪，謝紫心到底是跟妳講了什麼？

「嗯。」

「什、什麼？」梁音顫了一下，眼神遲遲沒對上我。

「不要緊張。」我無奈地開口道，「謝紫心怎麼跟你約的？」

「沒、沒有啊……就叫我今天放學留在這。」

怎麼聽著很像是處刑的感覺？

「放輕鬆，我只是想跟妳談談。」

「好……」

「首先，請原諒我不能回應妳的告白。」

「咦？」

梁音愣在當場，雙眼放大，露出瀏海下那眼泛血絲的眼眸。

「對不起。」

「不……我、我以為妳會很激烈的拒絕我……或是……」

「我不會那麼做。」我挑眉，「我先聲明，我不是因為討厭同性戀才拒絕妳。」

「那妳是因為什麼才拒絕……」

「梁音，妳喜歡我什麼？」

那雙本來就睜大的雙眼，此刻仿若要掉出來，藏在瀏海下難辨情緒。

「我們高中以前沒見過面吧？」我確認梁音的反應是肯定的之後，才繼續說話，「高中之後我一直很低調、不喜歡惹事生非、不想跟人相處，而妳喜歡的就是這樣的我？」

她搖搖頭。

「我、我因為謝紫心的關係被大家排擠，在班上沒有人敢跟我說話。上學期的時候，我發現文雨寒妳跟我一樣，都是被班上漠視的人，可是妳好像完全不在意這件事情。妳……妳很帥、很瀟灑……好像什麼樣的打擊都打敗不了妳……」梁音愈講臉愈是紅，最後索性低下頭來，用長長的瀏海遮掩。

就這麼一次，我扯出苦笑。

「還有嗎？」

「呃、還、還有……我覺得妳很成熟……，有種想依賴的感覺。」

「這樣啊。」

我腦海裡迴響著梁音的每字每句。

「那個……文雨寒？」梁音悄悄窺向我。

「我跟妳講個故事吧。」我坐直身子，平靜地開口。

「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家，這個家裡有爸爸媽媽還有小孩，是個很幸福的小家庭。而故事裡的家也是如此，爸爸媽媽和小孩子天天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但這不是結局，是開始。

這個家的小孩子很喜歡往外跑，每到周末總愛纏著父母帶她出去玩，可是她的爸爸周末還要工作，所以每次都是媽媽帶她出去。有一次周末，媽媽要回娘家照顧生病的外公，沒有辦法帶小孩出去，媽媽認為小孩長大了可以跟同學約去外面玩，所以叮囑她的小孩，周末想出門就自己出門。

這個小孩照做了。

但她卻在跟父母親約好的時間前提早回家。

她發現這個她以為只有她跟爸爸媽媽在的家，多了一個叔叔；她發現那個她以為應該出門工作的爸爸，跟叔叔躲在房間裡。

她以為她耳邊傳來的聲音應該是談論公事的聲音，卻聽到她那個年紀不應聽到的呻吟。

爭執，是不帶預警突然爆炸的炸彈。

爸爸說，他本來就是同性戀，他愛的是男人；媽媽說，爸爸本來就是同性戀，但他不應該把愛人帶回家；小孩問，爸爸愛的應該是媽媽，為什麼會這樣……

她覺得她好傻。

「這個小孩不再愛玩，她變得安靜、沉默、乖僻。」我淡淡的說，「她接受了現實，察覺自己的父母依舊努力維持一個家，便也跟著努力維持一個好小孩的榜樣——她不想管了，無論是什麼事。」

教室裡懸吊的吊扇寂寞的空轉著，我仰望那灰黑色的葉片瘋狂旋轉，眯起眼接受涼風吹拂。

「故事說完了。」

「這個，是妳的故事？」梁音啞著嗓子詢問，她沉迷在故事裡難以自拔，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是我的故事。」我勾起嘴角，笑了。

「為什麼……怎麼會這樣？」

「沒有為什麼。我的爸爸當年跟媽媽礙於家庭因素才在一起的，他們彼此都知道這個秘密。也許對爸爸而言，生下我也是他當年不得已做出的選擇，但他們告訴我，他們不後悔，如果想恨就恨，但他們會盡全力做好父母親的本分。妳說，我拿什麼恨他們？愛與不愛、同性或異性，有哪件事是我大吼一句不要鬧了就能解決的事情？」

我想到謝紫心跟我說的那句話。

「那妳呢？我看人的眼力應該也不差，努力掩飾本性想扮作普通人，對妳有什麼好處呀？」

不為什麼，沒有任何好處。單純是我不敢再跟人接觸，怕又在一段關係裡受到傷害。或者說，我只是擔心一切跟我想像得不同，這世界看得如此透徹，卻獨我一人像個蠢蛋活著。

「梁音，妳知道我跟妳講故事的用意嗎？」

「不知道……」

「我想告訴妳，妳喜歡的不是真正的我。」

「咦？我……」

「還是說，妳有自信在妳見過真正的我後，還能喜歡我？」我對上她的眼神，莞爾，「如果是那樣，我很謝謝妳，並且會認真考慮妳的告白。」

梁音眨眨眼，終於也露出一絲笑容。一直籠罩在她身旁的陰霾，總算被陽光驅散一些。

「搞、搞不好真的可以……」她清了清喉嚨，「啊，妳跟謝紫心在我心中都好耀眼，都很有自信、很堅持主張，我好欣賞妳們，想變得跟妳們一樣，結果卻……」

「嗯？要來談謝紫心了嗎？」

「不、不是……我比較擔心妳說的故事……」

「哈哈。」我乾笑兩聲，「都過去了，我很努力讓情緒過去，但終究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事情。」

「妳會討厭那個叔叔嗎？」

呼吸，變得沉重。

「不會。那個叔叔是爸爸十年前就開始交往的情人，跟爸爸不一樣，他沒有結婚。」

「可他明明剝奪了妳的幸福……」

「沒有。」我強硬的回應梁音，「並沒有。是我故作矜持，放不下對我父母的疙瘩，才讓我變成如今這樣。我恨他又如何？我大吵大鬧傷到的是我父母跟我自己，然後呢？就算過去那般毫無罣礙的幸福回不去了，我執著這份痛苦又有何意義？」

梁音沉默著點頭，神色複雜。

「就像謝紫心，她執著於妳遲遲不肯放下，是不是傷了妳，也傷了她自己？」

「她自己？」梁音困惑的問。

「對，不要忘了，在妳當年對她告白後，她也承受了相應的痛苦，我想她該說的都對妳說完了。不了解沒關係，至少別再互相傷害，妳求的不正是這個嗎？」

「但是謝紫心她還是……」

「我跟她說過了。」

「說……說過？」梁音嚇了一跳，「妳把妳的故事也……？」

「喔，我沒跟她講這個故事。她住過我家，估計聽到這個故事會很反胃吧。」

「那不然說過是指什麼？」

「放下啊。」

「她……她有辦法嗎？」梁音略帶不確定的質疑。

「希望她做得到。這很不容易，無論是對妳還是對她。」

因為要自己放下就好像自己輸了，在一場持久戰裡先耗盡力氣，舉了白旗。

梁音長舒一口氣，「謝謝妳這樣跟我聊天……好久沒有人願意跟我聊了，妳知道王天正吧？他都只會跟我問事情，本來想跟他抒發，但他沒有認真聽我說過話，只是一直在講我們過去是多麼的好……」

「嗯。」

「我跟謝紫心那時真的很要好，我喜歡她依賴我的感覺，也喜歡她充滿自信的模樣，可能那不是愛情的喜歡吧？其實我現在是知道的，可是我那時好徬徨，謝紫心的反應好大，讓我很受傷，又對她很抱歉……我很糟糕對不對？而我上了高中卻又承受不住她的報仇，然後喜歡上妳……」說著說著，她眼眶泛紅，淚水在裏頭滾動。

「我真的好對不起她，但我不曉得我應該做些什麼，才能讓她比較開心……」

「梁音，沒事了。」我輕輕地安撫她，遞了包面紙過去，「沒有誰對誰錯。」

或者說，要能心無罣礙面對未來，就不應該分對錯。

梁音擤著鼻子，拿著我遞給她的面紙擦拭掉下的眼淚。

等她心情平復期間，我起身將木椅移回位置，關上教室的窗戶和後門。途中我走過黑板與講桌間的過道，頓了一下，確認講桌被收拾乾淨後才回到自己的位置

「還可以嗎？我們回家吧。」

「嗯。」梁音把遮住臉龐的瀏海撥到一邊，發出帶有鼻音的聲音。

我把書包從桌側拉起背在肩膀上，窗外的夕陽橘得發亮，照射在教室的木桌上散發暖意。春天的黃昏不再陰鬱，不透明的藍色天空裡，染著點點白煙。

走出教室時，我朝夕陽呼出一口氣。

我想都結束了吧？無論是梁音、還是謝紫心的事情……

※

才怪。

睜開眼的時候，眼前是一片漆黑，腦袋有些暈眩感，吸進肺裡的是滿滿鐵鏽味，還有大量灰塵。

濕氣不重，也沒有想像得悶，但就是冷。

沒錯，現在雙手被尼龍繩綁在身後，雙腳併攏綁起，還穿著早上出門那套厚T和貼身牛仔褲的我，被人用眼罩矇住雙眼扔在某個冰涼的水泥地上，關了不知道多久。

「嗚。」我蹭著冰冷刺骨的地面忍受移動時突如其來發作的暈眩，散亂的頭髮被我的臉頰壓住，輕刺著肌膚。觸覺提醒我這不是什麼多光滑的地面，粗糙得令人難受。失去雙手的支撐，我基本上爬不太起來，尤其背部完全貼不到牆壁之類的東西。

看不到東西又暈到難分方向，讓我有些慌亂，呼吸急促起來。

驀地，我蹭到自己身旁似乎有個會滾動的東西，使盡全力用頭輕推它，立刻聽到乒乒乓乓數個塑膠製品倒下的聲音。

「這是……哪裡啊？」我茫然的抱怨著。

啊，聽起來好像每個綁架戲碼都會有的台詞。

說到綁架……

黏稠成醬的腦海緩緩流動著，思緒黏滯其中難以回憶……

冷風突然吹拂過身畔，吱呀一聲，從聲音研判應該是一扇木門被風打開或是……

「雨寒？妳醒了？」彷彿遙遠的一隅傳來熟悉的溫和嗓音，帶著相似的怯弱，卻飽含壓抑不了的愉悅。

這個聲音是……

「梁音……妳幹什麼？」

那道聲音聽聞我的叫喚，趕緊關了門，踏著虛浮的腳步走到我身邊，她冰冷的雙手碰觸到我的臂膀。

「先坐起來，我餵妳喝水……」

「不用。」我按捺住昏厥感，壓沉嗓子，醞釀著怒意，「梁音，妳在搞什麼？」響徹耳窩的是某種裝水的容器掉落的聲音。

「我……」梁音的手很明顯在顫抖，「文雨寒，對不起，可是我……我好不容易又能愛上一個人，我不想就這麼……」

「妳這樣叫愛上一個人？」怨氣積累成怒火，我張口正準備罵人，下一秒，被一雙濕潤冰冷的唇貼住，溫熱的氣息噴上我的臉頰。我屏住氣息緊緊抵住嘴，

渾身肌肉繃緊。

心臟的跳動聲是此刻唯一的配樂，代表的卻是我的憤怒。

待一吻結束，梁音將唇移開。

「妳……妳今天約我出來讀書，為的就是這個？」喘著氣，我咬牙切齒的質問。

「我本來以為沒機會的……還好妳讀累了有睡一下。」梁音輕喘著調整氣息，開始說明整個事發過程。

如果我沒記錯，事情的起頭是她周五的時候向我提出周末要一起到學校圖書館讀書。距離上次我跟她談完將近兩周，第二次段考也快到了，的確是該認真讀書。週六大清早我跟父母報備後就帶著書包出門，誰也沒想到會落到這步田地。

梁音說，她趁著我睡得迷迷糊糊時讓我吃了顆安眠藥，她被謝紫心甩了之後似乎罹患精神方面的疾病，每晚都睡不好，因而手邊有醫生開給她的安眠藥。接著她把我半拖半拉的帶到這個地方，用事先準備的尼龍繩網綁。

她愈講愈激動，到最後甚至啜泣著對我闡明她並無惡意，只是希望我接受她的告白……

會接受才有鬼。

真是看走眼，我以為她只是個委屈受傷的女孩子，承受著愛上同性的痛苦掙扎至今；沒想到居然是會做出如此偏激行為的人，擅自模糊愛與不愛的界限，一廂情願地向世界祈求佔有的權利。

糲糊般的腦袋被她的言語稀釋不少，我忍著罵人的衝動回憶過去，突然靈光一閃，鬆開估計已經咬出牙印的下唇開口。

「梁音，妳是不是也這樣對待謝紫心過？」

「嗯、嗯！」她語句含糊不清的回應我。

果然如此，謝紫心不敢向我坦承梁音的行為，遲遲沒有說明為什麼她對梁音的告白如此執著，也難怪她的反應激烈到非比尋常。她們父母遠行時，想必謝紫心根本不願和梁音同住，可能梁音用了什麼方法引謝紫心進家門，唯有這樣才能解釋謝紫心為什麼會把手機掉在自己家裡——誰會住到朋友家忘記帶手機，還不去拿的？

又不是住太遠或離家出走……

而這整件事情之所以沒變成社會新聞，大概全是因為王天正打電話到梁音家，讓謝紫心逮到機會大喊出聲。

梁音終於停止啜泣，她再度伸手想扶我起來，我用盡全身力氣繃緊身子不讓她輕易移動，瘦小的她饒是努力了十幾分鐘，最後才放棄。

「雨寒，喝點水，這樣妳會撐不住……」她誠懇的哀求。

「妳還會擔心人撐不住，不如就把我放了比較乾脆。」我冷哼一聲，頭撇到一旁貼緊地面。

「跟妳說那麼多妳一句都聽不進去，還做出這麼扯的行為，妳以為我就會接受妳的告白嗎？」

「可是我……」

「不要再可是，我受夠妳的可是。去年謝紫心沒有讓妳得逞，妳怎麼還以為這個方法行得通？」

「謝紫心的……那是因為有王天正打壞我的計畫……」梁音輕聲狡辯。

好詭異。

這個梁音跟之前我碰到的梁音是一樣的嗎？

「如果沒有王天正，妳可以關謝紫心關到什麼時候？妳又可以關我關到什麼時候？」

關到死嗎？

我心臟漏跳一拍，如果梁音連這一步也打算的話……不，現在的我根本無法判斷梁音這個人思想到底有多扭曲……

「我、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大家都過得很好，而我也。」梁音語帶茫然地回應我，「而且雨寒跟謝紫心不一樣，我相信雨寒妳會懂的……我不是玩玩而已，我真的希望妳也喜歡我。」

我當然知道妳不是玩玩而已，妳連人都敢綁了。

後來無論梁音跟我聊什麼，我都沒再回應她，也沒問她到底是把我關在哪、我的東西在哪等等，估計她也不會講。

臨走前她試圖讓我喝下一點水，反抗是成功了，但她趁著我不注意塞了顆應該是安眠藥的東西進我的嘴裡，然後用她全身力氣壓住我的嘴。

我嗚咽著努力不吞下那顆會讓我再睡下去的藥，掙扎間頭部被她雙手用力往地板撞去，疼得我眼泛淚花。

「雨寒，我拜託妳吃下去……」梁音痛苦的輕吼，透過她的雙手，我能感到她的急切，「不然我只能……我沒別的辦法……」

妳還能拿我怎樣？

我使盡全力想製造更多聲響引人注意，就在我想深吸一口氣用肚子的力量發出聲音時，梁音眼明手快的空出一隻手捏緊我的鼻子。

「嗚……」

窒息的恐懼竄遍全身，我放大眼罩下的雙眼，感受逐漸灼熱的肺部劇烈代謝氧氣，一秒又一秒倒數著我的生命。

好難過、好想呼吸。

我的眼前不再由漆黑構築，漸漸的泛起銀白雪霧……

我想呼吸、我想要呼吸……

「雨寒！文雨寒！文雨寒妳聽得到我說話嗎？救護車就快來了妳撐著點！」

意識先是飄近，又條的飄遠。

「文雨寒！」

我渾身一震，猛然睜開雙眼。

映入眼簾的是我的班級導師張清，他斯文的臉龐滿是悔恨與驚慌，淡眉垂下，眼鏡後的雙眸寫盡焦躁，一身單薄灰色休閒衫和卡其褲相配。

「我……」甫開口，我驚覺我的聲音已沙啞殘破。

「別說話！救護車很快就到！老師剛剛叫救護車了！」他扯出一抹勉強的微笑，我這才發現我整個人癱在他腿上，頭靠著他的大腿，黑色髮絲散亂著。

好狼狽。

全身痠痛、頭昏腦脹，四肢還有點無力，怎麼想舉都舉不起來。

「呼……居、居然是你救……」我啞著嗓子勉強講了幾個字，清楚看見他眼裡閃過一絲尷尬。

「身為班導師，這是我應該做的事。」他的大手輕拍著我的頭，語氣很是虛弱，「而身為你爸爸的……情人，妳是我在班上最關心的學生。」

「謝謝……」

「別說話了。」張清撐起我的身子，我在他挪動的時候瞥見窗外，才知道外頭的天色已黑，而我身上多了件軍綠色帆布製的厚外套替我擋去寒風。

「我先抱妳下樓，晚點警方會過來。」張清小心翼翼將我揹起來，我的視線倏然變高。

越過張清的肩膀，我發現我身處在一條陌生的陳舊走廊，灰褐色的地板全是泥黃土灰，掉漆的牆壁上緊黏著無數的蜘蛛網，廢棄的掃具跟桌椅隨意堆放在走廊盡頭，右側是一排排骯髒、佈滿灰塵的窗戶，左側除了幾間教室，有一扇木門大大敞開著。

「這是……」我困惑的發出咕嚕聲。

「舊綜藝樓，過一個月要拆掉。」張清輕聲回應我，聲音震動胸腔，透過他結實的背傳遞到我身上，「好了，真的別再說話，妳一定沒喝什麼水，好像還有點失溫，幸好沒發燒……」

我點點頭，枕在張清的肩上。

當救護車把我送到醫院後，我的父母聞訊趕來，待我從醫生的檢查中緩過氣來聽他們又哭又笑又氣的說明，才知道現在已經是周一凌晨。

也就是說，我大概被關了兩天左右。

住了一天的院後我返家休息，張清替我帶來學校上課的講義和同學的慰問卡片。聽他說，梁音被警方帶回偵訊，很快就交保，但她父母幫她向學校請了長假，短時間見不到她。

「你怎麼知道我在那裡？」我坐在沙發上靠著抱枕，手拿一杯媽媽泡的熱巧克力，向對坐的張清提問。

我被梁音關在圖書館旁舊綜藝樓二樓的掃具儲藏室裡長達兩天的時間，在這期間父母親多麼焦急我已經在被帶進醫院的時候明白了，卻完全沒有自己怎麼被發現的蛛絲馬跡。

「妳週六晚上沒回家我們就知道出事了。」張清斂下眼眸，茶几上放著屬於他的熱可可，用爸爸喜歡的藍色馬克杯裝的，「但是沒人知道妳今天是跟誰出的門，只曉得妳跟同學約了去圖書館讀書。我和妳爸媽找了一整個晚上沒找到人，隔天我本來想調圖書館的監視器，結果那邊的志工跟我講監視器周末剛好送修。傍晚從妳失蹤起才算二十四個小時，我報了警後就開始拿電話打給班上每個同學……不知道為什麼，我打給謝紫心問的時候她非常驚慌，直接叫我去找梁音，而且不是打電話是要我找到梁音本人。我又花一個晚上跟梁音父母找人，最後才在她以前就讀的國中校園發現她。梁音見到我一句話都沒講，直到謝紫心聞訊衝到現場打她……」

「謝紫心啊……」我啣飲杯裡冒著白煙的巧克力，「因為謝紫心跟梁音熟識，才會有這個反應吧。」

「我這個導師做得很失敗，沒有及時阻止事情發生。」張清沮喪的垂下頭，雙手垂在膝上。

我沒有說話，只是繼續喝巧克力。

嚴格說來，我們每個人都做得很失敗。

若是謝紫心早點告訴我梁音過去對她做的種種、若是王天正早點發現她們之間的爭執、若是我不那麼一意孤行妄想開導梁音……

「沒把事情告訴你，是我的問題。」我打破沉默，嘴裡還有熱巧克力的甜膩。

「不要這樣說。」張清的聲音悶悶傳來，「雨寒，妳承受得夠多了，無論是家裡的事還是學校的，妳總是盡妳所能包容消化，我跟妳父母好像怎樣都幫不了妳。」

「會嗎？」我睜圓雙眼，第一次聽到有人這麼說我，讓我特別意外。

「妳很溫柔，對每個人都是，我看得出妳在班上很壓抑，不過還好妳雖然對大家很冷淡，還是會關心同學。」

「我哪裡關心了？」我不滿的歪著頭看他，而他總算抬起頭對上我茫然的視線。

「謝紫心跟我說，妳嘴上都說和妳沒關係，但是當她心情不好，妳還是義無反顧陪著她排解情緒。」張清轉述謝紫心的話，「雨寒，妳很成熟，可是這對妳不好，想哭的時候哭出來、想笑的時候笑出來，就算跟我吵架也好，別壓抑自己的情緒。」

「……我這個人很無聊的，老師，你想太多了。」

「雨寒，是我讓妳變得那麼壓抑的吧？」張清沉下臉，神色又是熟悉的懊悔……就像那年，我初次見到他的模樣。

那個時候，他還不是我的導師。

那個時候，他還只是我的仇人。

「張清。」

「什麼？」他訝異於我直呼他的姓名，這是很不禮貌的事，但我實在找不到別的稱呼……老師以外的稱呼。

「我曾經很討厭你，我以為你奪走了我的幸福。可是理性上我明白那是我的問題，你沒有錯。」我閉上雙眼，忍住幾欲掉的淚水，「我能體會那種拿著過去傷害彼此的痛苦，但即使我盡了全力接納所有，我還是沒辦法直率的接受你。所以當我發現你是我的班導師，我一度想抹滅我在班上的存在感，希望你別注意我。但我想，也許是我錯了，當我需要幫助時，你還是救了我……。真的，我不會再壓抑自己，而你也別道歉了，你沒有錯，當然……我也希望我沒有。」

張清第一次，至少在我面前是第一次，笑得如此雲淡風輕。

「好。」

我跟張清一直聊到爸爸加班回來為止，他剛踏進客廳立刻擺出尷尬的表情，然後看到張清手裡拿的杯子後又更尷尬，臉部不協調帶著僵硬無比的聲音道：

「那是我的杯子，我不是要你在你女兒前別……」

「呃，對不起——」

「我倒給他的。」我打斷爸爸的話，起身背對他走去廚房。

「蛤？」

我將杯子放進鐵製水槽中，旋身看向爸爸，他驚愕的表情精彩到我有點想笑，「是我拿你的杯子裝給他喝的。」

※

第二次段考在下課鐘響時，終告結束。

我默默將考卷往前傳遞，鉛筆不小心插到前座同學的手時說了聲抱歉，對方回我一個笑容，要我別在意。

「文雨寒，我們去吃冰淇淋！」謝紫心輕快的整理好東西，湊到我這邊開口就是這句話。

不再寒冷的天氣裡學生們拋去醜醜的藍色制服外套，新竹的風也失去其威脅力，孱弱得只能吹動不小心脫離行道樹的葉片。

暖陽照在淺白的制服上染出彩霞般的色彩，我站在校門對面的紅磚人行道上，仰望碧澄的天空。

晴空萬里而無雲。

「只有原味。」一隻白色冰淇淋伸到我眼前象徵性晃了晃，我抬手接過。

「沒差。」

「聽說過幾個禮拜要出哈密瓜口味的，不曉得會不會太甜。」

「還好吧？哈密瓜的味道我可以接受。」

「有些人工香精吃起來會比自然的還甜，還不一定咧。」

謝紫心跟我站在超商前安靜地吃著手上的冰淇淋，像這樣的光景是梁音事件後的第一次，我有點忐忑。

很冰，卻沒有草莓的味道。

「梁音她……」謝紫心吞了一大口的冰淇淋後輕緩地說

「妳要是想說我看走眼就直接講。」

「不是，我只是很驚訝，沒想到她真的有精神上的疾病。」謝紫心皺著眉搖頭，清秀的臉龐添上愁容，梳著一頭馬尾的她看起來還是很漂亮。

「所以？」

「她現在在做心理治療。」謝紫心開口道，「聽她父母說，她很自卑，總是想跟著像我這樣的人一起走……但當我的朋友變多，她開始慌了，她覺得她被我拋棄。」

手上的冰淇淋被吃完了。

「我真的沒有拋棄她，我還想跟她做朋友的……那個時候。可能我疏忽她的感受吧？我在乎的都是我自己，結果害妳被我們拖下水。」

我隨著她的言語回憶過去，不甚認同地挑眉。

「我以為妳之前成天跟著我，就是在擔心我出事？」

謝紫心彆扭地瞪了我一眼，迅速把頭轉到另一個方向去。

「一半一半啦！」

我輕輕笑了。

終於不冷了，冬季已過。

「等梁音的病治好，再找她出來吃冰淇淋吧。」

「喔……妳請客喔，這個我不請、我絕對不會請。」

「那王天正呢？他的話妳會請嗎？」

「王天正？王天正那傢伙到現在還在問我旻佑的事情，拜託！陳旻佑長得那麼難看，情書就算是放水流我也不心疼好嗎！」

「欸。」